

8373
v. 6

崇文社文集

武進王晉署



國家圖書館



004120077

崇文社文集卷六

中部鹿津開港議

屏東尤養齋

嘉義翰堂林維朝揀選

中部中有鹿津焉。港口天成。烟波蕩漾。縈洄於鹿津附近。通流乎東海巨洋。在昔固比北部之基津。南部之旗津。較為有名之巨港。前清時代。船舶輻輳。貿易蕃昌。鹿津一隅。興隆幾甲全島。故諺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語。改隸後。港路填淺。舟楫難通。輸入者既雲散風流。輸出者亦埋頭裹足。遂使蒼茫海岸。冷落傷心。迢遞孤城。繁華減色。有心人追維前後。誠不能不為之感。顧盛衰雖由時勢。造盛衰則由人力。為念政府蒞臺以來。萬事更張。百廢俱舉。凡偏隅僻壤。深山大澤之中。無不締造經營。一新耳目。是昔日之衰者。政府既能使之盛。豈昔日之盛者。政府忍終使之衰。此吾人所以有鹿津開港之議也。蓋國家之富足。在乎交易之多方。交易之多方。在乎海門之廣濶。故廢者興之。小者大之。中外理財之政策。無不以開港為要圖。吾臺方改善之時期。可不以開港三致意乎。夫天下事之可行不可行。視乎地之有用與無用。中部之鹿津。豈無用之劣港哉。居東瀛之中點。北可通於天津。上海。南可通於香。厦。八閩。故曩時南北郊。聚集豪商巨賈。利藪宏開。今誠興工建築。

港門闢濬。鷓首可通。將南北懋遷。可收無疆之利益。舟車蒼萃。頓復昔日之大觀。而商旅雲屯。生涯日廣。洵鹿民否極泰來。易替為隆之幸福也。且中部百餘里地方。田園優渥。產物富饒。凡糖米茶柑柚諸植物之蕃滋。可輸諸外邦者實多。誠得密邇之鹿津航路一開。艤舟可入。則一切貨物。容易運載出洋。可無遲滯時間。多耗運金之憾。是不獨鹿津之幸福。亦人民之便利。經濟之便宜。一舉而數善俱全。則其有用而宜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就令工費浩繁。資金甚鉅。然工程告竣。海路可行。計一年所得稅金。當非淺鮮。且支出在一日。而收入在百年。失者暫。而得者常。於國家亦無不利焉。今日者基隆築矣。基隆因之以振興。旗港通矣。高雄隨之而繁盛。鹿之民莫不引領懸懸而望曰。中南北宜各有要津。方便民利國。今南北津既開。庶幾及我鹿津乎。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想政府善體輿情。同仁一視。當必有以慰其願望。而於開港一籌謀焉。僕下邑腐儒。妄參末議。芻蕘下採。是所望於當道諸公。

能就政府一邊設想立論簡鍊揣摩多中肯綮 洪以倫拜讀
切重時勢立論允開港之益非同泛泛惟其冗之真故言之確 景初拜讀

中部鹿津開港議

高雄紫髯翁

中部瀕海之西有鹿津。道途平坦。港灣寬濶。昔時人煙稠密。生意繁盛。為中部貨物出入

之區。舟楫聚泊之地。故諺有一府二鹿三艋舺之稱。誠中部之名港也。今則船舶稀少。貿易衰微。其故何哉。港灣之污泥閉塞。無有議而開通之也。基隆為北部之極端。港灣一築。淡水之船舶遂被其遷移。高雄原南部之僻處。港口一開。安平之貿易亦受其影響。若鹿津之港。不議開築。雖有基隆高雄兩港之便利。而中部一帶出入外洋之貨物。終必北自基隆。南由高雄。輸出輸入。而往來運載之跋涉。車資工費之浩繁。不可勝數。損莫大焉。且中部之土地膏腴。農作物又極茂盛。如米穀森林麻苧生畜各等類。為全臺出產冠。今若能於鹿津開築商港。使支那之帆船。外洋之汽船。得以出入便利。則農物之發達。商貨之暢銷。其出口必較諸偏南偏北兩港尤為繁盛。蓋以是港居臺地之中故也。或謂開港之議。談何容易。基隆高雄兩港之開築。政府各費千百萬巨款。歷十餘年歲月。始成此港。以應外國之通商。今若再開鹿津之港。恐政府未必肯費此巨款。是徒空言無補耳。不知商港之開築與軍港異。基隆築港之多費者。為備軍港之用。高雄開港之多費者。為毀石柱之難。若鹿津係沙泥淤塞之港。惟用數掘扒船日疏通而浚深之。不待一二年。便見成功。其經費不過基高兩港二十分之一。大約百十萬金足矣。何用百千萬之巨款為哉。然此百十萬之費。將操何術以籌之乎。曰外洋之船舶往來既盛。地方之關稅收入必多。當此開港伊始。其經費半請政府補助。半由臺中州轄各郡負擔。中部殷戶最多。區區百十萬

金。咄嗟立辦。尚何有開港經費之難哉。夫港灣既開深浚廣。則巨艦得以出入自如。有事之秋。可以聚泊軍艦。以策應南北兩要港。為國防之急務。無事之日。中外商船來往不絕。不特鹿港彰化間舟車輻輳。即臺中諸屬郡亦物產齊臨。且不第臺中一州已也。新竹州之南。臺南州之北。凡有與內地外洋貨物交通者。亦莫不由是港而輸出入焉。是向之運往南北極端兩港者。今則咸集於中部。運儀往來之跋涉。車資工費之浩繁。至此已減其半矣。全臺之商港既鼎足而立。全臺之商務自興盛必倍。鹿津開港。其獲益有如此者。中部之人士能毋思議及之。

鹿港自前清乾隆朝永公奏開萬商雲集市肆繁盛。後雖幾經內亂。朝廷命將出師。輒由此地登陸。藉清邊儼然猶純乎其為商港而非軍港也。文以南北高雄基隆二港兩兩對勘。而獨注重商港。發揮可謂取徑獨別。足徵識力。洪以倫拜讀。

以鹿津為臺地中心點。該港一開。則可與基隆高雄鼎峙。自是實事非同浮光泡影之談。景初拜讀。

中部鹿津開港議

臺南許子文

基隆在臺北之北。鄭氏之時。一荒港耳。而今已為要塞。高雄在臺南之南。覺羅之世。一小灣耳。而今已成巨鎮。雖曰地勢使然。抑亦加以人工也。鹿津居本島之中。今雖式微。而一

府二鹿三艋舺。昔之繁華。固不亞於今之基隆高雄。而謂開港之舉可緩圖乎。况以港口論之。現之貿易港。淡水安平是。內地貿易港。布袋嘴北門嶼是。指定開港場。後壠。梧棲。東石。媽宮。東港。舊港。而外。尤曰鹿津。閱武內。貞義之書。如示諸掌。是政治上已認為開港之地矣。若夫東通彰化。西達澎湖。北接梧棲。南連東石。鐵道之交通。貨物之出入。舟船之往來。運載之便利。汽笛聲催。風鳴旅次。船檣影動。月湧波心。是地理上可為開港之地矣。大甲溪發源於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一尺之南湖大山。控於其上。濁水溪發源於一萬九百三尺之千卓萬山。扼於其下。迂迴百里。泮泮多端。傍敲沙石之巖。直走汪洋之海。歲月忙過。浮沉淤塞。光陰屢積。斷續砂洲。致令滿潮方高。不過二丈。平潮已退。僅餘六尺。欲以艋舺巨艦。碇泊灣門。不亦挾山以超海。緣木而求魚耶。苟令長此以終。不為之築。則四千餘之戶數。二十萬之人口。若不去而之他。寧無坐以待斃。觀於安平之廢弛。后壠之危懼。可為明證。此有心人所以有開港之議也。其議維何。一曰浚港。舊日港道不通。俱為淤積之故。今當量其淺深。度其遠近。深顧大舟。挖其沙土。運須小艇。用以堤防。即使底有膠淺。一日未能疏導。旁恐汎濫。雜流不減荒灘。然不計年華之逝。休辭憔悴之勞。阻淤既盡。防堵有餘。將見深能投錨。濶可容泊。波光上下。潮信高低。皆有恃而無恐也。一曰築堤。鹿港與濁水兩溪。合流而成河口。更有大甲遙為之應。時而冬也。朔風凜冽。北溪口所積之砂。帶

之而入時而夏也。薰風吹來。南溪口所沉之土。隨之而塞。苟不相其地形。審其水勢。準於適宜之地。築南北兩大堤。以制遏沙流。雖日責工役。以浚濶。恐亦無濟於事也。一曰設埠。港口與陸地遠距。則運資增加。陸地與港口相連。則運資減少。蓋商務之損益。視商埠之大小。尤有最切之關係焉。我國之神戶橫濱。支那之天津上海。莫不設有大碼頭者。職是故耳。今港口遠在西南。距市街四十餘町。故必架以棧橋。聯以水陸。俾港灣不失其價值也。以上三事。畧通時務者。類能言之。而吾尤不能已於議者。蓋以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非常之工。必出非常之費。浚港也。築堤也。設埠也。皆開港非常之工事也。方今經濟恐慌。產業不振。地北天南。同受悲觀之苦。州稅郡費。難為積極之籌。孰能行有餘力。納以巨款哉。然而膚受之痛。首在鹿津。當道而不謀及民生。則已矣。是在羣策羣力。納以巨萬之資。勞役人而無慮及將來。斯可。如其慮之。則開港不可已矣。是在羣策羣力。納以巨萬之資。勞役勞心。繼以數年之久。吾知費非虛糜。工有實效。上以副聖主興利除害之衷。下以作小民仰事俯蓄之樂。乃為鹿津之最大希望。無上光榮也。至若貿易之勃然而興。農產之暢然而出。尤其餘事焉已。

掃盡常解單。就開港二字。坐實闡發。而又不脫鹿港故佳。洪以倫拜讀
藻采紛披。真有令人目不暇給之致。景初拜讀

總評

此題以舊時制藝言之宜交互說來見得敏事正為慎言之地慎言亦即敏事之基未言而先事事即事其所言既事而後言言即言其所事敏而不慎涵養未底精純慎而不敏學業易流廢弛如此互說則而字之神理自透若以崇文社論之專以救弊為主旨深有見自廢厥事者如農而賭士而嫖等類是也有自放厥詞者如口角傷人筆孽賈禍等類是也且一種年少氣盛謂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究之自我言之未能自我行之又有一種高自位置謂國家事宜深向義而究之所言則佔居人先遇事則退居人後侈侈然自肆於長者之前侃侃然誇示於儕流之輩凡若此者皆不敏事類也皆不慎言類也崇文社有感於此爰借此題以徵言論實具有深意焉諸卷有見及此者固多未見及此者亦不少間有分比一如舊時制藝體裁非是論文作法故雖詞華朗潤議論恢宏亦不入高選作者諒之

敏於事而慎於言論

臺南許子文

事者物之則也。有是事必準則以相循。則事不苟。敏之所由起也。言者心之聲也。有是心而無聲以相應。則言不出。慎之所由生也。獨不見夫植物乎。春之和也。向榮而怒發。秋之肅也。蓄銳而就眠。是亦一敏事也。又不見夫動物乎。天之陰也。鳥飛而不下。鬼之哭也。獸

挺而亡羣。是亦一慎言也。夫植物動物其小焉者。更有有意疾風。因是以崇朝奮迅。直吹勁草之根。無聲冷露。因是以終夜沾侵。盡濕桂花之蒂。亦敏事慎言以垂於世也。日月兩輪。因是以為天地之眼。而轉於四時。星辰萬象。因是以見古今之心。而守以定位。亦敏事慎言以示於人也。夫風露日月星辰其大焉者也。吾人為植物動物之靈。風之所飄。露之所墜。縱覽星辰之軌道。橫觀日月之重心。作於事。循乎物之則。發於言。根諸心之聲。固所謂振天揭地。博古通今之長者也。夫瞬息百變。持至過時而趨辦也。則機已失。空談何益。待至禍至而乞憐也。則悔已遲。奈何力所不足。不精以心。心所有餘。不定以力。致令事多叢脞。言易招尤。遠入愁城。深投辱井乎。方今地北天南。盡道恐慌之財界。上安下治。不容橫議之頑民。正吾人戰退羣魔。力追駟馬之秋也。誠使學校職員。書房教師。終日孜孜。敏其教育之事。小心翼翼。慎其政治之言。國語之普及也。期在必行。國民之涵養也。負以重任。持之於身。若是。授之於徒。亦若是。他日時雨之化。春風之坐。無在而非敏事慎言也。其或新聞記者。雜誌主筆。高月報之位置。有益之事。多書。審風聞之是非。無稽之言。不載。習俗之改良也。徵於言。而見於事。時勢之要求也。先其慎。而後其敏。歷百回而不折。經萬變而彌堅。一旦宗族起化。鄉黨觀感。無在而非敏事慎言也。至若業稱貸地。位列縉紳。受人間之富貴。超庸衆而尊榮。固具左右社會之能力者也。昔者王豹善謳。以處於淇。而河西

遂化之。綿駒善歌。以處於高唐。而齊右亦效之。蓋惟存內形外。推己及人故也。苟能多闕。殆敏事斯語。多闕疑。慎言其餘。吾知君子德風。小人德草。不求敏事慎言。而敏事慎言。大有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而莫能禦之勢也。若夫農耕於野。商藏於市。工居於肆。醫立於院。產業之勃興。貿易之趨勢。技術之發達。學問之進步。各敏而從事。古來之功利。今日之誇詐。同藝之嫉妬。鬼神之迷信。必慎而不言。當不讓伊尹之賢。子貢之智。公輸之巧。神農之秘。其始也。敏事慎言之苦。但覺形之役。心之動。其後也。敏事慎言之甘。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夫如是。敏則有功。慎而無過。一作於事。循其物之天則。一發於言。出乎心之正聲。冀以氣血之微。補益風露。雪螢之案。增輝日月。志氣之高。直貫星辰。不愧為植物動物之靈。掀天揭地之才。博古通今之彥。復何患事不成。言不順。至於禮樂不興。刑罰不中。而吾人罔知所措也哉。

前路以動物植物風露日月星辰譬喻敏事慎言異想天開興高采烈入後痛論時弊語有含蓄不激不隨至其映合題位照應段意尤見匠心是不苟為炳炳琅琅者讀之如披南華秋水 則修拜讀
振筆直書有昂頭天外之概 景初拜讀

敏於事而慎於言論

臺南許子文

孰使天下之一本萬殊。而環於吾人者。非事也耶。孰使吾人之思想感情。而明於天下者。非言也耶。孰使思想感情。演繹之而為萬殊。歸納之而為一本者。非出吾人之言。而論天下之事也耶。孰使一本萬殊。莫見乎思想之隱。莫顯乎感情之微者。非博觀天下之事。而洋溢吾人之言也耶。顧躁氣未除。事多叢脞。怠心既伏。言易招尤。是必爭豪傑之先。而加之以敏。安撲誠之實。而致之以慎。則萬殊一本者。其事也。而所以求萬殊一本者。又其事之敏也。思想感情者。其言也。而所以求思想感情者。又其言之慎也。性一本也。而孟子之言性善。荀子之言性惡。告子之言性無善無不善。則萬殊也。惟敏以求之。斯事可成。未發思想也。而文王一怒之安。公子五悲之淚。大夫九辨之歌。則感情也。惟慎以求之。斯言可繹。苟不遜志時敏。但從性善之說。轉入於迂。據性惡之論。反流於逆。執性無善無不善之議。終茫然而無所據。未可以驗事。安可以策吾行。苟不秉躬厥慎。恐一朝之忿。適以亡其身。中心是悼。駟馬難追。吾舌雖存。百身莫贖。哀樂之感。盡失中和。未可以立吾言。安可以守吾素。然而敏於事者。未必慎於言也。果於儒修。而侈語義文。學科未知其體要。然而慎於言者。未必敏於事也。質安木訥。而故為迂謹。觀望無益於人羣。是皆不知所以求也。嗟乎萬事多端。待至過時。而趨赴。則機已失。一言賈禍。待至越日。而補牢。則羞或承。其不馬勒懸崖。軍陳背水者。蓋亦落落晨星矣。必也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己事無關。秘爾音於金

玉。吾言可復。策意氣於風雷。力所不足。勉以精心。心所有餘。守以定力。其始也。惟事與言。以吾人之思想感情。而闡明乎天下之萬殊一本。其終也。歸敏與慎。以天下之萬殊一本。而馴致乎吾人之思想感情。將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修道謂教。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明體用而萬物育焉。曰喜怒。曰哀懼。曰愛惡欲。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而天地位焉。不然。窮海之錯。極陸之毛。食則飽矣。棟飛朝雲。簾捲暮雨。居則安矣。其如事言何哉。其如敏慎何哉。豈足以盡天下之萬殊一本也耶。豈足以融吾人之思想感情也耶。

事有萬殊一本。言為思想感情用意深入。顯出說理透徹。搗詞無懦。可當作一篇性理論。則修拜讀。

縱橫辨論推陳出新。如五更鐘醒人深夢。景初拜讀。

敏於事而慎於言論

臺南少庵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為事之準。亦即言之準也。事以盡道之求。道中有知。必本雷火之照明。以晰其機。而無少為退縮。道中有行。必由風雷之奮勇。以致其決。而毋稍事因循。將一事也。敏以赴之。初不為遜之退。而必為漸之進。事事也。敏以圖之。亦不為解之緩。而必為成之速。道外無事。事外無道。而格物致知之學。窮理盡性之功。可於一敏收其效。

也。言必得道之中。道宜從訥。凜以括囊之无咎。而口戒漫勝。道宜去妄。期以有信之必孚。而辭歸至正。將一言也。慎以出之。而義取乎節。言不厭其過多。言言也。慎以制之。而象取乎謙。言不嫌其或數。則言發為道。道發為言。而吉人辭寡。躁人辭多。可於一慎得其當也。或謂事至繁也。繁則未能以一敏。敦其行。而致乾健之行。事至雜也。雜則未能以一敏。竟其功。而奮震起之德。則何者可敏。何者不可敏。終難一例觀矣。惟以道為敏。而事求諸益。則萃聚而升者其志。臨觀而得者其求。則天下之事。皆我可為之事也。即或有乖乎道者。出以蠱作敗緒之收。而行之維力。則事非吾事。敏非吾敏也。此之謂敏事。或謂言至泛也。泛則未能以一慎。戒其愆。中孚或難格物。言至危也。危則必須以一慎。防其禍。无妄自可立誠。則何者當慎。何者不當慎。亦難一例視矣。惟以道為慎。而言貴有恒。則睽乖之念悉絕。而渙散之心不生。斯畢生所言。皆我可道之言也。即或有昧乎道者。見以隨為附和之舉。而其應如響。則其言非吾言。慎亦非吾慎也。此之謂慎言。敏也。慎也。君子於事言如此。其所以有合乎易之樞機者。言行也。孔子取而論之。正以為求道訓。

則修拜讀

拈易卦為敏行慎言作注脚融合處如天衣無縫 景初拜讀

敏於事而慎於言論

屏東尤養齋

上古湯穆成風。人各相安於無事。天地氤氳布化。道亦相渾於無言。此事言之無可見也。下此者不能已於事。即不能已於言。兩間之功業無窮。所事恒虞不足。善處事者。貴勉其不足。一己之詞華易放。所言易涉有餘。善立言者。貴斂其有餘。執其兩端。而操修無間。皆吾人立身之大要也。此意有合於孔子之論君子。曰敏於事而慎於言。夫本身應世者為事。積中發外者為言。竊觀世之處事與立言者。何夢夢也。荒嬉玩愒。視道德若畏途。怠惰偷安。棄功修如敝屣。即有人為從旁鞭策。亦觀望不前。及觀其敷陳也。放肆而談。有旁若無人之概。而言過其實。終覺債事敗功。是誠自棄不足與有為。自暴不足與有言。敏云乎哉。慎云乎哉。豈知事業紛紜。其責人之修為甚切。留其憾則為不肖。造其極則為聖賢。故其功宜用敏。言詞流露。其關人之利害非輕。一言可以喪邦。一言可以興國。故其道宜用慎。君子知其然也。知事不敏。則廢墜良多。何以盡人生之義務。言不慎。則興戎實大。何以登人世於平和。是用奮袂振興。在在有難寬之責任。緘口謹密。時時無敢逞其詞鋒。所謂敏則有功。慎爾出話。真千古之善處事。千古之善立言者矣。然而事與言。既判為兩途。敏與慎。又不容相混。假令所慎在事。則流於畏葸者固非。所敏在言。則涉於輕浮者亦非。惟事在是。則敏亦是。事以敏而告成功。言在斯。則慎在斯。言以慎而占无咎。如東西之有定。

位。南北之有分途。趨向所歧。彼此各形其是也。然苟應事克勤。而語言不謹。則言之不怍。為之也難。必至貽累精修。負慚衾影。故君子既敏於事。又必慎言以共濟焉。事即事其所言。昔之慎。乃見今之敏。言即言其所事。敏之效。無非慎之功。相輔並行。即兩全其美焉。遐徵往古。衛武公髦年進德。而立志興切磋之修。守口凜白圭之玷。其所謂事言之無忝。敏慎之交修者乎。前徵可溯。彼自暴自棄者。曷勿奉為儀型哉。

起筆高視濶步。第二段從反面著想。詞華朗潤。中後亦有警策語。但於時弊未敢道著一字。其亦效慎言之君子歟。則修拜讀。

俯仰抑揚。曲盡情理。景初拜讀。

筆學說

大甲王則修

孰使吾之名有餘榮者。非筆也耶。孰使吾之身有奇辱者。非筆也耶。筆可榮。亦可辱。善用之則榮。潤色皇猷。彩筆所以干氣象也。不善用之則辱。攻詰人短。筆墨所以釀禍胎也。吾思古者典謨訓誨。非筆無以傳。雅頌風詩。非筆無以賦。孔子作春秋。因獲麟而絕筆。左邱傳國語。借口筆以成書。他如公羊有傳。穀梁有傳。下至馬遷史記。班固漢書。是皆因筆著書。以自見於世。煌煌大文。成一代之大手筆者也。筆之可傳可法。而不可侮辱者如此。此亦何孽之有哉。所可惜者。晚近來士習不古。絕少三代直道之遺。或出揭帖以傷人。或假

詩歌以詈世。或相好也。而嬉笑出之。相好者轉而失好。或挾怨也。而隱語傷之。挾怨者終成結怨。甚至不論事關名節。無端而湮白以緇。莫論言繫死生。有意而舞文弄墨。載筆而嬉。脫穎盡齊諧之語。執筆以記殺人無刀血之痕。凡若此者。皆筆孽類也。夫逞一枝之健筆。博一世之虛名。在彼固謂遊戲文章。不徒自我作俑。而不知禍已隨其後矣。蓋筆孽之害。甚於口孽。口孽之中人。顯而易見。筆孽之中人。隱而難知。且其禍亦更有不可測者。試觀古來之文字。賈禍者。代有其人。王子安以鬪雞見疏矣。此真筆孽也。劉夢得以怨詩被謫矣。非筆孽。亦筆孽也。有宋之世。烏臺詩案。連累者二十八人。區區詠鹽詠檜。一詩之微。而禍連若此。向使不遇太皇太后之救。而李定舒亶王珪。媒孽其旁。子瞻其能免為獄中之鬼乎。此大可謂寒心也。嗟乎。同一管城子。用以著書立說。則筆與人。有餘榮。共此中書君。用以謔浪詼諧。則人因筆。有奇辱。譏諷微而怨尤甚。文詞隱而禍患深。非筆之能孽人。人自作其孽耳。士君子生此文明之時代。雖言論無妨自由。然舉筆而動。輒成仇。譬如老馬為駒。不顧其後。甚為君子所不取焉。然則人亦取鑒乎。唐宋劉蘇諸人。而效法乎秦漢以上諸君子。庶孽無由作。而筆可傳世也。豈不懿歟。是為說。

引今證古言。皆有物與捕風捉影者。迥別自是。有關世道之文。格局尤為醇正。故拔之以冠一軍。 陳霖峯拜讀

筆孽題旨痛切指陳中引古人以為車鑿如暮鼓晨鐘足以發人深省文之局度安詳
筆端流麗迥非率爾操觚者所能望其項背 翰堂拜讀

筆孽說

高雄莊孫茂

今夫世風不古。士習寢衰。競誇立說之工。轉受多才之誤。體制乖夫風雅。累牘連篇。旨趣
涉乎淫邪。傳奇投稿。管城子因遭此輩。翻成名教罪人。輕薄士大放厥詞。浪說風流才子。
其或操不律之管。興一訟株及千家。居然逞無稽之談。致兩造罹茲三尺。欲加之罪。忍於
畫地為牢。是誠何心。自幸漁人得利。干卿底事。吐來舌上青蓮。於意云何。造出眼前黑獄。
我將披肝。為諸君子不憚諄諄。爾倘揮毫。願從今無然泄泄。且夫文人佳士。虎觀名雄。碩
彥大儒。雞林價重。游心竹素。才推繡虎雕龍。著意鉛丹。巧擅翦紅刻翠。名言精金石。固堪
翼傳羽經。大義炳日星。自足信今傳後。勤加箋註。大有功於古人。作為箴銘。亦可規乎當
世。千秋不朽之業。無難載筆而修。一生受禍之基。端在臨文不苟。何乃騷壇憤筆。咄咄逼
人。曲士搗毫。非非入想。或仿百篇之宮體。豔傳洛浦凌波。或刊一篋之淫書。漫說巫山雲
雨。或續齊諧而志怪。描摹牛鬼蛇神。或造蜚語以誣良。彷彿蜮沙蜚市。或顯踏舞文之律。
偏教虛鏡塵埋。或甘居健訟之名。不使公庭草滿。若此之類。何可勝紀。聘厥機鋒。矜其智
慧。瑣言日出。寫成色界三千。綺語難除。謬託稗談九百。架空中之樓閣。便將指幻為真。起

平地之風波。抑且造無作有。強能奪理。詞愈妙而心愈虧。術慣欺人。筆彌工而孽彌大。腹真藏劍。用能暗地傷人。筆果是刀。每向行間露刃。當其濡毫快意。或不自知。試從清夜捫心。能無自咎。且夫筆墨賈禍。尤有甚於干戈。言語難堪。何況垂之文字。形容蝶語。竟同蜂蝶爭喧。篇幅深文。還比豺狼更狠。有傷雅道。大壞良心。即使陽律倖逃。終覺陰誅罔宥。聊徵往事。敬告今人。尚其觸目警心。庶幾深思有悟。昔許敬宗難逃遺臭。因倡易妻之言。元微之莫保全真。枉作會真之記。疏增刑律。梁統則子孫伏誅。擻斥正人。陶穀亦身屍遭劫。揚雲仿父書以間兄弟。何怪焚身。嚴郎造閨詠以破婚姻。端宜殞命。假文契而凌孤寡。周傑之忌疾難醫。藉詞訟而肥身家。薛敷之覆亡立見。何長瑜好譏諷。慘哉流屍。吳下生太談諧。狂而嚼舌。孽由自作。人復何尤。昭彰果報。參觀洵足怵心。慎守平生。一字豈容輕意。莫謂才華似錦。當思墨惜如金。文堪壽世。將以爭日月光。語足驚人。豈必涉風月趣。脫盡浮華習氣。無虧道義防閑。有益社會人羣。自見身名寶貴。若關名節之大。勿肆雌黃。惟期心行之修。慎持楮墨。覺毋開乎鼠雀。譜不作夫鴛鴦。性情弗亂。詞意能修。斯是有典有則之文。乃為可誦可傳之作也。夫。

就題闡發婉轉關生不徒以併四儷六見長

陳霖峯拜讀

儷六駢四巧於剪裁而題之宗旨亦能發揮盡致讀此覺精神為之一爽

翰堂拜讀

筆孽說

大甲揚肇嘉

慨自世風不古。士習日卑。執筆之士。每好弄文墨以傷人。而受之者亦反以是相報。由是而孽作焉。作於朝。簪筆皆殺身之禍。作於野。文筆亦仇世之緣。不汲汲著書以自見於世。而惟孜孜弄墨以見惡於人。無惑乎朝作一文。而暮罹奇獄也。夫古者筆則筆。削則削。筆與削胥秉直道之公。史載筆。士載言。筆與言悉為千秋之業。是以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一字之貶。嚴於斧鉞。春秋此筆。傳記此筆。子史百家亦此筆也。故有時達而在上。彩筆盡可潤色皇猷。即有時窮而在下。健筆亦可起衰末學。時有窮達之異。而筆無窮達之分。要亦惟有益於朝廷。有功於草野者。舉而筆之於書而已矣。初何敢妄逞筆說。以造孽於無窮哉。乃世之好為筆孽者。吾知之矣。其或生平喜讀諧文。而於三墳五典八索九邱。畧焉不講。興之所到者。筆為之隨。全不顧人之能堪與否。而惟談諧出之。謔浪及之。其構孽不但宣諸口者矣。其或一己恃才妄作。而於賓朋贈答。世故周旋。眼中無物。筆之所傷者。情為之快。全不思人也。與我何尤。而惟隱語中傷之。顯言排斥之。其種孽且形諸歌詠者矣。是二者不以有用之筆。留萬世之美名。而以無用之筆。長斯世之澆薄。其孽可勝言乎。獨不忠士之以文字。賈禍者。自古及今。難以枚舉。今第即唐宋之間論之。王子安以年少高才。為四傑之冠。而鬪雞一賦。幾罹不測之憂。蘇子瞻以殿試第一。為三蘇之尤。而詠槍諸詩。

遂下詔獄之命。騁才不謹。橐筆貽憂。筆之成孽也如此。此大可為殷鑒也。嗚呼。一言致禍。古人所以有箝口之箴。一語招尤。君子所以有興戎之戒。况筆以代言語之宣。何可不慎。而自貽伊戚乎。吾人生此危言危行之日。當思補過之不暇。萬不可載筆而嬉。以自取罪戾也。上觀往古。下驗來今。尚其藏筆名山。而毋為刀筆吏所玩弄也哉。

有語皆醇。無筆不雋。末段數語。尤足書紳。

陳霖峯拜讀

筆機靈敏。詞旨圓湛。有道之言。尤足為士人取則。不徒以詞華見長也。

翰堂拜讀

筆孽說

基隆李秋鱗

蓋聞天有筆星。濯河射斗。燦作雲漢文章。地有筆峯。挺秀搖青。繪出河山錦繡。人有筆權。贊地參天。著為春秋褒貶。精華藻彩。肖物盡形。筆之功用大矣哉。然而風雲黯淡。天變也。山岳崩頽。地變也。文章披靡。人變也。管城子幸則遇之而為功。不幸則遇之而為孽。是故神聖莊嚴之筆權。惡用之。則化為戕賊慘殺之克器。而筆孽之名生焉。雖然。孽由人作。筆亦烏能任其咎哉。彼農夫之用耒耜。匠人之運斧斤。非欲其生五穀。造百器以利人乎。然亦視乎用之者如何耳。苟惡用之。則鮮不變為傷人之具。耒耜斧斤有知。必不願蒙此惡名。其咎果誰歸乎。惟筆亦然。操觚者持三寸管。舞文弄墨。大則異端邪說。汎洪水於人心。小則春畫淫書。流荼毒於社會。或放傷人紙虎。無端射影含沙。或藉自由言論。有意捉刀。

弄巧。或捏造讖緯。妄托牛鬼蛇神。或顛倒是非。公然譽跖毀舜。凡此皆所謂筆孽。文明國家。所以有版權取締。思想調查之設也。惟善用之。則端莊正直。藻不妄抒。動則光芒萬丈。怒開五色之花。靜則鄭重千鈞。珍作文房之寶。或經緯乾坤。助宣政教。或賡歌雅頌。黼黻昇平。或名山風雨。修文人千秋絕業。或麟閣雲煙。寫上國一代功臣。管城子才華煥發。國士無雙。豈楮先生即墨侯所能同日語哉。世之用筆者。當為功而不為孽。臨池起敬。如對神明。萬勿濫用筆權。自損陰陽。蓋以筆立功。尤為讀書人本分。願效柳公權筆正心正。勿使蘊而生孽。則未喪斯文。尚有起衰之望也。夫

詞醇義正。暢發不窮。足以警醒一世神乎技矣。

陳霖峯拜讀

起以筆星筆峯。觀起筆權匪夷所思。中間種種筆孽。妙能一一道出。末路筆花煥發。五

色陸離。尤為奪目。信是佳作。

翰堂拜讀

筆孽說

屏東尤養齋

孽之義。一曰臯也。不慎修而有過失之謂也。出言而有過失。則為口孽。行為而有過失。則為作孽。待人而有過失。則為冤孽。孽之名不一。孽之事則同。要皆就人身舉動言。若孽之在筆。則尚罕聞也。考筆之為物。由來尚矣。自蒙恬氏伐中山。載毛穎以歸。聿開千古毛錐之祖。後世因之。而管城子中書君之名。遂徧天下。有以筆求衣食。博富貴者。有以筆宣政

治。抒經綸者。有以筆訓民生。教後世者。大用大效。小用小效。皆有功無過。有善無惡。筆孽究何自來哉。雖然。物有臧否。事在人為。善為之。則物之否者變而為臧。不善為之。則物之臧者變而為否。凡物皆然。而在筆何獨不然耶。其或文章遊戲。好作豔曲淫詞。心事詼諧。善寫雲情雨意。片箋尺牘。一輸入男女之見聞。將洞破情天。鑿開慾海。而踰牆鑽穴。燬廟偷香之事。勢將再見於今茲。論者以為惟薄不修。風俗頹敗。推原禍始。實自腐儒之筆啟其端也。則所謂孽者其一。其或秉筆有權。刻薄存心。好摘人之疵。以為快。嘉文不紀。而徒效碩鼠之刺貪。邪正未明。而每效董狐以貶惡。甚至狂言穢語。壞人名節。敗人家聲。有其事。則醜聲污行。玷辱筆端。無其事。則不白之冤。不情之謗。或使貞女含羞畢命。賢人負疚終身。其罪責又烏可逃耶。則所謂孽者又其一。其或唆人訴訟。倚刀筆為生涯。理本曲。而筆偏能使之直。人本非。而筆偏能使之是。甚至一字之加。陷人生命。一言之係。傾人家財。不能為筆下之超生。而每藉筆鋒以害物。則所謂孽者又其一。噫。斯筆也。斯孽也。比於口孽之僅一時。作孽之僅一事。寃孽之僅一人者。殆有過之。無不及焉。然筆之孽。非筆之能自為孽。實人之能為孽也。亦非人之能為孽。實人藉筆而為孽也。盍思天生此筆。以授文人。其責望文人也甚重。所以博功名者此筆。所以宣性道者此筆。所以宏著述壽名山者。亦此筆。人奈何負天所命。不務善而務惡。自惹其愆哉。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縱

能逃人世之誅夷亦難免天心之譴責。願天下操筆政執筆權者。悚然思。愷然悟。擇善而書。毋墜孽海之茫茫焉。則幸甚。因搦管疾書而作是說。

逐段闡發意不鬆散其警覺處尤見婆心 陳霖峯拜讀

首段從孽字著筆而以口孽作孽。寬孽。觀起本題思路獨巧。中幅分段詮發筆孽意甚透。露末後照應首段而於孽字絕不放鬆。自是老手 翰堂拜讀

筆孽說

二林許稼秋

天下有自作之孽焉。蘊於心以待逞。則心孽生。出於口以興戎。則口孽作。若是乎心與口之足以禍人。鬼蜮不能喻其奸。蠱蠱不能方其毒。有不指之為衆孽之府而不得者。若乃機械百出。構虛造實之際。其為害且比之心與口而更酷者何耶。曰有筆在。夫筆始自何時。攷之爾雅釋名。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筆之命名不一端。而能發表萬物之情。申明自然之理。則筆之功用為最多。所以昔者孔子作春秋。藉筆削以懲大慝。柳公權善諷諫。舉筆正以悟時君。是天下之大用之可以大效。小用之可以小效者。莫筆若也。而又何有筆孽之可言乎。無如凡今之人。見人有技。始則豔羨之。繼則媚嫉之。以刻伎之心。肆雌黃之口。猶恐不足以達其中傷之目的。於是藉其毛錐之力。加以貝錦之工。喜則詬可譽也。怒則碎可毀也。是非顛倒。孽由人興。以此咎筆。筆豈任其咎哉。且猶不

止此。或造為淫詞。或投以蜚語。作種種無根之謗讟。以為含沙射影之計。久之奸謀敗露。反招牢獄之灾。人亦何苦而為此自作之孽哉。語曰。魚貪餌。死於釣。獸貪食。死於獵。人貪名。死於字。世之操筆者。可以鑑矣。

藥靈丸不大棋妙子無多筆孽如是如是足以喚醒一切造此者得無警心 陳霖峯拜讀

著墨無多而題神題理面面俱到恰合此題作法少少許勝多多許矣 翰堂拜讀

公德私德並重論

屏東尤養齋

聞之行道而有得於心謂德。德之係於人甚重。所以異於禽獸者此德。所以躋乎聖賢者此德。德無人不德。人無德不人。故論語曰。據於德。大學曰。君子先慎乎德也。然德有公德私德之分。私德所以儲為仁之本。公德所以擴為仁之方。二者均要乎人身。而不可須臾離也。顧有執公德之說者。曰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吾輩為人所當溥大公而無我。若行私恩小惠。得毋譏煦煦為仁耶。執私德之說者曰。揚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吾人處世。但當盡一己之修為。若必舍己從人。得毋愚於從井救人耶。二說聚訟紛紛。莫衷一是。吾謂文明世界。專言公德者過於寬宏。專言私德者過於狹隘。公德與私德貴並行而不相悖也。蓋有公德而無私德。則濟世有功。而躬修猶歉。何以稱天壤之完人。

有私德而無公德則淑身有具而淑世未能何以稱國家之偉士是以大學始教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遐稽往哲。周文王之體天立極也。持己則緝熙敬止。待人則厚澤深仁。推而惠於鰥寡。澤及枯骨。即公德私德並重之意也。聖經之教萬世。聖王之治天下。二者猶不能缺一。吾人讀聖賢書。受帝王治。豈可於二者之間。有時重時輕之別乎。夫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世皆兄弟。宜一視同仁。吾有人道。吾有天真。族非羽毛。宜踐形復性。是故救濟賑恤。捨棺拾骸。及社會諸義務。公德也。時時有難。寬其責任。閑邪存誠。明倫飭紀。及身家一切事宜。私德也。在在不容懈其仔肩。必謹修私德。以立公德之基。擴張公德。以充私德之量。相輔並行。不偏不倚。此國家所以有偉士。天壤所以有完人。或曰公私不並立。古人有公爾忘私者。今人有假公行私者。烏得以並重論。余曰不然。古之公爾忘私。今之假公行私。皆以事言。而非以德言。德則不得公爾忘私。假公行私也。蓋公私雖分。人己修德實本仁心。人己雖有兩端。仁心胥歸一致。故外雖有先後之異。而究不容有輕重之差也。世有重公德而不重私德。重私德而不重公德者。其亦知所交惕諸。若夫圖一己之利。而不計他人之害。購買墓地。抽收稅金。飽其橐囊。殃及骷髏者。則又公私皆淪亡也。其急挾西江之水。為汝洗心。聞清夜之鐘。以儆乃過焉可。

私德所以儲為仁之本。公德所以擴為仁之方。可以聖經賢傳相發明。文亦跌宕可誦。

反覆推勘筆力沉雄一結尤警人不少 景初拜讀

憐孤恤寡議

臺南許子文

孤雁之過北庭也。其容慘淡。見之而生憐。寡鵠之飛南浦也。其意蕭條。聞之而思恤。蓋憐恤本吾人之性情。觸機自露。孤寡亦天地之缺憾。隨處堪安。孤雁也。寡鵠也。正孤寡之代表。憐恤之目標。可朝為警世之鐘。暮作雷門之鼓。以喚醒過去。現在。未來之人心焉。今夫天下至廣也。古今至無窮也。往者其幾千萬。孤寡皆如水逝雲卷。風馳雷掣。無不盡去。其如何憐恤。吾不得而知也。未來又幾千萬。孤寡亦如海市蜃樓。空谷虛堂。難以盡論。其如何憐恤。吾不能逆料也。特以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偏於此時而有此孤寡。嗚呼。半世斷絃。莫慰紅顏之薄命。一身飄梗。孰知黃口之啼饑。不有人焉。出而持其後。吾恐寡婦轉為蕩婦。孤兒流為乞兒矣。於是有議養之者曰。月令詳憐孤之文。帝王重恤寡之政。誠能食以食之。衣以衣之。居以居之。使零雨斷風。絕少飄搖之患。凶年樂歲。居然口履之安。斯孤寡方可有賴矣。於是又有議教之者曰。孽子孤臣。有造於家國。節婦列女。可風於古今。孤而有以教之。安知不如孽子孤臣之操心慮患。寡而有以教之。安知不如節婦列女之高標。之二說者。誠未可厚非。而吾獨不能已於議者。非謂養之不佳。教之無益。特以但曰教之養

之。而不知所以教。所以養。恐孤寡者自孤寡。憐恤者自憐恤。何以異於禽犢之愛。婦寺之心乎。是故孤既無饑寒之苦。加之以小役細工之作。以檢閑其放蕩之思。寡既有飽煖之甘。進之以樹桑牧畜之勞。以防杜其荒淫之念。然後於衆寡之中。擇其德性純全者。上之。才能冠絕者。次之。以為衆寡之芳徽。而作諸孤之保母。聚於高堂。同敘天倫之樂。誨於密室。慨然師相之嚴。是以寡恤寡。即以寡憐孤之道也。如是梨花院落。莫非巴婦之懷清。棠棣門牆。盡是皋兒之特識。彼憐恤者。特收其效耳。此雖坐誦儒生。空談莫補。而關心國計。效力匪輕。他日當局諸公。行有餘力。念及孤寡。欲施憐恤。或者畧採此議。亦意中事也。嗚呼。前乎此之憐孤恤寡。不知凡幾。後乎此之恤寡憐孤。不知奚若。而今日之議。正以光前垂後也。夫非孤雁寡鵠之誘其哀者。曷足以臻此。噫。孤雁寡鵠。其示人以憐孤恤寡之意。亦深切矣哉。

民胞物與帝王事功老安少懷吾儒分量神遊題外識相題中獨於議字融得如乳如水寫得有寸有分堪許為斯題斯文當行出色 孝亭拜讀

寫孤寡極其淒涼寫憐恤極其深切議論縱橫斟酌飽滿非僅以鋪張見奇者可比

景初拜讀

憐孤恤寡議

馬興莊陳材洋

大暑之酷吏紛擾清風之故人不來。余乃步出庭外。趨於修竹之下。纍纍然如孤寡之無依。席地而坐。以漸避其炎威。俄有同受酷烈之客。亦趨來而避。狀若與人可憐可恤者。向余少敘寒暄。繼及時事曰。際此世界優勝劣敗。小之見削於大。弱之見併於強。寡之見凌於衆。幾有寃沉海底。無地可伸矣。况一種無父之孤。無夫之寡。其何以存身世界乎。余則愀然以告曰。吁。予何不思之甚也。當今趨利如蟻附羶。彼大之虐小。強之迫弱。衆之凌寡。無非為利起見。而孤寡之見欺。亦何以異。或欺其無知。而利其所有。或欺其無力。而利其可奪。若無以憐恤之。何以發人之天良。慰人之苦况。蓋秉彝懿德。盡人同具。不鼓動之則不發現也。客曰。信如斯言。若獨以孤為宜憐。寡為宜恤。如近世歐西動亂。開未曾有之戰爭。損不計數之生靈。其孤兒寡婦。滿目淒然。竊恐欲憐之不勝憐。欲恤之不勝恤矣。余曰。是又不然。彼處國家用兵之際。為國捐軀。其孤兒寡婦。國家自有扶養之料。使其孤得以成立。寡得有依賴。若其婦不能耐寂。亦聽其自由再醮。若有愛惜名節。甘守從一之義。是為奇特之行。國家亦自有表彰之例。此非獨歐西有然。凡文明國莫不皆然。且論常不論變。凡孤兒之淒慘。每有慈善家維持。設孤兒院養育。以曲體好生至德。保存國民種類。寡婦能清操。別有褒賞之狀。紀念諸品。造端風俗善良。勉勵社會修行。如本島育嬰堂。節孝祠。前朝之規模尚在。改隸後此事未經擴張。故有心人特借題徵議。以作暮鼓晨鐘。發人

深省耳。况邇來附勢趨利。相習成風。人心奸險。凡利之所在。皆放而行之。不顧孤寡之家。陽井落石。幾如天良喪盡。甚或一種惡習。不顧倫理。夫死而伯叔相接。不重人道。養媳為錢。樹開花。寡廉鮮恥。壞亂人倫極矣。今一議憐恤之典。若得有司提倡。不特孤者得遂其生。寡也得受其惠。亦使殘忍者流。共知失怙子。亦為仁政所優容。失節諸婦。咸知未亡人必以清操為貴重。庶社會之風尚。日臻淳厚。文明之雨化。毫無污點矣乎。客唯唯而退。余亦暢所欲言。雖憐恤未卜見於忘暑氣之何時。消於何處。乃起而徐行。步我門。入我室。倚南窗。卧榻。維空谷爾音也。知發政施仁。乃是文王之事。而憂民愛國。難忘賈誼之書。因不揣其末議。染翰濡毫。爰述之以為孤寡請命者。

此篇不以刻畫憐恤見長。而以推敲議字取勝。題神題意。渾然包涵。不愧自成一家。

孝亭拜讀

獨樹一幟。足以開人智慧。景初拜讀

憐孤恤寡議

馬興陳材洋

嗚呼為人子者。何不幸而為孤也。為人婦者。何不幸而為寡也。孤也。寡也。一則失其所怙。祇恃母以長育。顧復一則失其所天。每賴子以終養。餘年。此雖曰不幸中之幸。而皆為千古傷心之人也。若境遇其順。則食衣有賴。凍餒無虞。孤也可望長大成人。寡也可望完名。

全節設境遭其逆則室如懸磬家無斗筲能免飢色餓殍乎於斯時也苟無伯叔以提携終鮮兄弟以愛顧是必賴有牧民之責者開保護周全之路設救急濟困之方以憐恤之也憐恤維何其議如左一曰設孤兒院以養之即所以體好生之德而保存人類也然世有無父之孤兒彼家有餘裕無待人周急而其母反不惜身名愿藉招夫以養子者無論矣若其寡母以名節為重而迫於度日如年勢必賴有孤兒院之扶養或按月給其衣食或每年助其學費則小子有造成人有德異時雖不得為國家棟樑社稷砥柱亦堪為國之良民家之肖子者皆孤兒院培養之力也是欲憐孤而孤兒院有不可不設也二曰立節孝祠以表之即所以保寡居之名而敦厚風化也夫忠臣不扶二主烈女不嫁二夫若夫死而膝下無兒獨曉大義誓守栢舟之志甘作未亡之人在家境小康又得猶子比兒以養者無論矣若窮而無告一念翁姑之奉事未終亡夫之嗣續未置而欲苟延性命於一世又苦不贍口腹以生存則不得不藉親戚故舊之誼解衣推食之恩如此者固嘗以至今聞令望如圭如璋者指不勝屈而身後之立祠享祀是亦風化攸關報施有德並獎勵將來也所賴者賢有司設備周全以哀此燹獨是欲恤寡而節孝祠又不容不立也顧或曰憐孤而設孤兒院恤寡而立節孝祠必須有多大基本以作永久經費而際此金融切迫財界衰頹設立殊非易易余曰不然天下事獨力難成合力易舉特患提倡無人耳

設有人提倡。則人雖至愚。未必無恻懷在抱。况孤兒寡母。各地多此窮民。仗義疏財。隨處各有善士。覩此陟岵靡瞻。如哀鴻無托。瞻彼亡夫見背。如寡鵠孤棲。誰具鐵石心腸。寧忍視同秦越。誠得極力吹噓。則域長萬里。尚可成於衆志。豈小築一院。不易為力。小建一祠。竟難為功乎。或者又議曰。當此世道凌夷。人心叵測。凡有財產之孤寡。其有瓜葛牽連者。每視為魚肉。而虎視眈眈。其風馬牛不相及者。每誘入彀中。而野心勃勃。至壞人名節。損己德行。有所不計矣。豈易鼓動憐恤之念。余曰。是又不然。彼侮孤欺寡。國有常刑。譬如盜賊劫人。人未有不呼求救。况今日法令森嚴。大有路不拾遺。夜不閉戶之風。特富人寄矣。而莞獨之孤寡。尚有須哀矜憐體恤者。昔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於窮民。無告。而此孤寡之莞獨。其最蒙恩受澤也。今果設院立祠。以憐恤。則孤也何啻二天之戴。寡也得蒙再造之恩。是仁人君子。庶福造無量。而孤兒寡婦。亦永矢弗諼矣。

雖未能出奇制勝。而文法齊整。筆勢縱橫。誠令人退避三舍。孝亭拜讀

首寫孤寡待憐恤之孔亟。隨即分疏二議。有水到渠成之妙。通體靈動。筆力飽滿。景

初拜讀

憐孤恤寡議

屏東尤養齋

天下事有危而待救。困而待紓者。莫甚於孤兒寡婦。何則。凡人自有生以後。必賴父母保

養提攜方能以生以長。而孤兒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女自出閣以還。必需丈夫匡扶。卷顧方能養欲給求。而寡婦則歌悲黃鵠。調操孤鸞。一則限於離年。弗自經營。以資口腹。一則拘於柔弱。莫尋生計。以保天年。誠所謂危而待救。困而待紓也。此而不救之紓之。將呱呱待哺。不無啼饑啼寒之慘。茆茨孑立。難免呼庚呼癸之傷。甚則顛危溝壑。自盡孤幃。相繼死亡。傷心慘目。孰有甚於此者。誰非人子。誰無仁心。忍目見若輩之顛連。而不籌挽救之策哉。此憐恤所以不容不議也。夫濟困扶危。本天地常經。亦吾人義務。曠觀環球列國。孤兒院之創立。棋布星羅。即本島曩時亦有恤養局之設施。是憐孤恤寡。他人已開其先路矣。吾臺今為文明世界。公德尊崇。凡民庶之瘡痍。皆相關痛癢。孤兒寡婦。乃瘡痍之甚者。是憐之恤之。出於情所不容已。亦義之無可辭也。憐恤之道。維何。議者曰。所望當地殷實仁人。慷慨君子。遇孤兒則收養之。遇寡婦則賑濟之。實心奉行。始終不輟。庶其盡憐恤之道乎。然個人之恩膏有限。能憐恤於一時者。未能憐恤於百世。能憐恤於一處者。未能憐恤於四方。非可謂盡善盡美。其必有力者。協心提倡。鳩資共濟。集腋成裘。創設孤兒院。及恤養局。有孤兒則收容在院。別雇乳媪護持。有寡婦則優給資金。毋令饕餮有缺。舉正人為主任。令措置之咸宜。斯可憐恤於一時者。亦可憐恤於百世。可憐恤於一處者。亦可憐恤於四方。孤兒寡婦。庶各遂其生。而無遺憾也。或又曰。天地生成之缺憾。不一而足。孤

寡以外。又有鰥獨。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吾人愷澤旁流。若拘拘於斯二者。是無告窮民中。猶有所遺憾也。烏乎可曰否。濟人必先於至危。施恩必先於最困。彼影隻形單孤兒之慘。尤甚於獨父之慘也。衾寒枕冷寡婦之艱。尤甚於鰥夫之艱也。先其尤者。而濟其危。紓其困。將來推恩錫類。一視同仁。凡獨父鰥父。無不同在呵護中也。豈僅以二者畢乃事。憐恤孤寡。將鰥獨欲在呵護中文王若知當竊喜有同情也。孝亭拜讀

詳盡孤寡苦况令人傷心 景初拜讀

死生有命說

臺南許子文

上古有大椿焉。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生物有蟬蛸焉。朝秉形以出。暮絕息以沒。雖長短不齊。而同歸於化。則一也。吾人何獨不然。大塊載我以生。勞我以死。生之中即寓死之數。死之後又為生之機。死死不已。此文人所以有天地光陰。逆旅過客之感也。生生不息。此佛教所以有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之說也。而要之皆有命存焉。飛機也。潛艇也。亦各盡其巧矣。而一時為飛機潛艇以生。易一時旋為飛機潛艇以死。非命而何。辱井也。愁城也。誠不堪其苦矣。而一時為辱井愁城以將死。及他日反為愁城辱井以得生。又非命之使然耶。然死生之道有變者焉。有不變者焉。顏子亞聖也。三十二而卒。曹操奸雄也。反保其餘年。以竊漢祚。死生之變者也。孔子聖人也。七十三而亡。齊襄亂倫也。不能得長生以事

淫樂。死生之不變者也。夫變者命也。不變者亦命也。命之理微。變與不變。均操諸造化之權。非人力之所能爭也。是故達人知命。即於此變與不變之間。生與俱生。死與俱死。以順受其正而已。莊子曰。人之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對無涯。殆已。又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我不欲以有涯之生。而失養生之道。我極欲以一身之死。而解心死之嘲。誠以萬象森羅。此沒彼現。一元運轉。返有歸無。死生亦若是耳。前乎我生者為古人。有是生。必有是死。而我今日之生。安知不為異日之死。後乎我死者為後人。有是死。必有是生。而我今世之死。安知不為再世之生。是以富貴功名。可厚吾生。而實以速吾死。取之命也。不可取之亦命也。順之可也。權威勢力。可促吾死。而亦以超吾生。受之命也。不可受之亦命也。順之可也。蓋富貴功名。權威勢力。無非率天下以好惡也。人而至以好惡。惑其中。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趨舍滑心。使行飛揚。雖生之年。猶死之日。於命乎何有。必也稟性之始。知生之因。化氣之終。知死之果。因而心志專於內。通達耦於一。遂然而來。渾然而往。我之命。不生不滅。而死生亦不生不滅也。非不增不減也。我之死。生不增不減也。而命亦不增不減也。創造說有死生之命也。開闢說無死生之命也。有與無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夫如是。自其變而言。顏子之死。吾之所大欲。而曹操之生。吾之所大憂也。自其不變者而論。孔子之生。吾之所深求。而齊襄之死。吾之所深恥。

也。此之謂知命也。此之謂順受死生之正也。彼夫杞人憂天。夸父追日。其心亦為勞矣。盲人半夜。瞎馬深池。其事亦冒險矣。而與之驗死生之律。是何異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東而投諸水。金之性沉。引以為薄。箝而託於舟。豈足以言命乎哉。

波瀾壯濶。結構井然。問多中的。語末段尤超象外。而語不離宗。與首段同為擅勝傑作也。
秋鱗拜讀

堂堂之陳。正正之旂。非融煉功深。曷克臻此。
景初拜讀

死生有命說

臺南許崑祥

昔秦皇使人航海以求長生不死藥。漢武築柏梁臺。作金莖盤以承露。和玉屑飲之。謂其可長生。是皆不知有命也。至佛說無輪迴之苦。是等有生於無生。視有死為無死也。豈知命稟於天。有是生。即有是死。死以繼生。則人世無相食之患。生以開死。則人類有漸昌之機。此生生之理也。生生而死。即伏焉。如謂天道有舒而無慘。百草何以有霜殺之虞。如謂人世有生而無死。大限何以有數臨之說。推是理也。無死非生。即無生非死者。無生非死。則死命也。生亦命也。命在天。天能以定勝者有之。命在人。人能以定勝者亦有之。必謂世運推遷。人終不能有生而無死。是死難倖免也。天心往復。人終不能有死而無生。是生難倖期也。乃何以自古及今。歷數百千萬年。初未聞無所謂生。並未聞無所謂死也。可知人

生若朝露。富貴等浮雲。死者人之所必不免。而生者人之所不能無也。昔孔子語子張有曰。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之謂惑。其即此有命之說也與。

言簡意該。駁駁入古。秋鱗拜讀。

著墨無多。而於題之神理。已透露無遺。是謂得心應手之作。景初拜讀。

死生有命說

基隆陳庭瑞

子夏曰。死生有命。後世疑之。蓋不可以理解之謂天。不可以情審之謂命。天也者。自然之理也。命也者。自然之令也。然天道窈冥。命理微渺。不可以一理說。不可以一途辯。理有常有變。命有正有非。人有幸有不幸。君子處常以應變。小人行險以徼幸。處之以順。而反以不幸。終之者有焉。處之以逆。而幸竟隨之者亦有焉。自古賢才。且多淪落。饕餮常占便宜。豈獨死生靡定而已哉。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機隱秘。莫可端倪。然徵之過去。証之現在。死生修短之事。半繫於天。半繫於人。故曰天定勝人。而人定亦可勝天。何以知其然。夫未有我。以前無我也。既而呱呱墮地。以未有而忽然有之。既而壯而老。而老而耄。天損不入。人累難侵。時節一至。蛻然而化。復歸於無有者。此繫於天命之正也。人之幸也。若乃以疾病之剝削。以災禍之憑陵。或幼而殤。或壯而歿者。此繫於人。非命之正。乃人之不幸也。夫性命之事。修養之則長。暴害之則短。今乃委之於命。而以首投火。以身沉淵。吾知其必無生理。

也。故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修身以待之。居易以俟之。常人反是。又從而害之。知命者少。常人多。是故壽者恒少。夭者恒多也。往昔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載。陰陽不順。水火為災。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鰲足以立四極。然後天地位。陰陽調。而顓民得以安處也。是天有缺陷。人力或可以補之。人有死生。修短之缺陷。而謂不可以補之者。吾不信也。是故善攝生者。被天和。食地德。不以富貴易其守。不以貧賤滑其心。恬愉從容。與物俛仰。不知生樂。不知死哀。災患不侵。心常逍遙。故能順乎性命之情。而壽考得矣。後世之人。徇慾以害生。縱情以伐性。精神消耗。中道夭折者。誠自致也。非命之正也。且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人常好運。智慮逞強。權以遂其脅攫之貪。侵噬之謀。勞神費恩。不足以達其所圖。遂訴諸武力。依乎干戈。夫兵者凶器也。不得已纔可一用。古人用以平亂。後世藉作牙爪。年年稱兵。歲歲黷武。有史以來。東西兩球之死於兵者。不可計數。此禍自人生也。有命云乎哉。且世謂命之有定者。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端。然則長平被坑。一時同死者四十餘萬。歐洲之役。殺人千有餘萬。就中一時同死者。當有百萬。又本月二日。汕頭海嘯。附近六縣。胥成澤國。颶風暴雨。所至摧殘。死於災者。凡五萬餘。似此大多數之一時同死者。豈皆迫於時間問題之不得不爾乎。冥冥中。如果有主之者在。吾知其取次之。照理之。當不勝其勞矣。此亦非命也。

援古證今。剖判生死。半由於天。半由於人。曰常曰變。曰幸曰不幸。命之說盡是矣。視執天定之說者。自有說辭。中道之分。秋鱗拜讀。

真力彌滿萬象在旁 景初拜讀

死生有命說

基隆王 溥

死生亦大矣。而竟委之於渺冥之命。何其迂耶。如其命也。何以有非命之說。惑滋甚矣。夫水之至也。排山而漂屋。火之燃也。燎原而燼物。然其將決將焚。必有徵焉。知其徵之將兆。而曰有命也。不走避其水。趨救其火。直付死生於命。而與之決可乎。吾知千決千死。萬決萬死。而無一生也。惡得謂之有命。噫。此所以為非命。而非知命者所忍出也。當趨不趨。莫全其生。當避不避。至喪其死。豈人之情哉。其愚誠不足以言命也。然則所謂命者。孰命之乎。曰。天命之也。天即理也。命寄乎理。理歸乎命。理之所至。命即隨之。世未有悖理而謂之順命者。惟君子達理而知命。故能立命以生。正命以死。世人昧於理。而惑於命。遂欲握苗助長。故有非命之事焉。夫非命者。正之變也。然亦有幸不幸。不得全責之於天。至於理之所窮。又不得不歸之於命。何則。冉子與司馬牛之遭至不幸也。以不宜有而竟有之。故夫子有命矣。夫之嘆。子夏有死生有命之慰。雖無可如何之語。究不得不歸於命也。然命之說。又至微。自其大而觀之。要不外順逆兩端已耳。而死生雖有正變之不同。豈能出此兩

端之外。當生而生。當死而死。順也。正也。不當生而生。不當死而死。逆也。變也。若夫成仁取義。為忠為孝。雖不幸而處逆變。其所以成就者。至正至順也。苟偷活苟安於依阿。徼倖以生者。縱多延一日之命。而其生終為逆為變也。且人生之不祥。莫大於逆變。故均之死生。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一髮之間。賢不肖之相去遠甚。昔賢有云。忍得須臾。便千秋。其知死生之道矣。晏子不與莊公之難。於國為順命之臣。史筆與之。是當生而生。生賢於死矣。哀伯不討隱公之賊。又從而匡之。於隱為逆命之臣。是當死不死。生不如死也。蓋不明順逆之命。其不奪於死生者鮮矣。若夫爭城以戰。爭地以戰。為國家爭一日之命。則當視國家之命為命。而不得援成語以證於疆場矣。不然。一戰之下。死者盈千累萬。或至於數十百萬。豈得一為淘汰。而冥冥之中。寧不憚煩耶。當此之時。之死之生。有幸不幸耳。不得拘拘於所謂命矣。以其在官與國家。同其命也。然降衷在天。秉彝在人。人種其因。天報其果。或發為社稷。或決之疆場。或行於君臣之間。或見乎個人之操。其死生之因。順逆之要。皆自人肇之。於是天因之以行其命。吾故曰。死生正變。皆有命焉。

以順逆正變夾敘死生自是正法眼藏視拘拘於命者更進一層不為題囿其論自高

秋鱗拜讀

往覆辨論無微不至是能究其大者 景初拜讀

貧民墮落救濟策

臺北寄 民

時至今日。社會主義之洋溢。勞働勢力之澎漲。過激思想之侵入。果何術以抗之哉。吾意必自貧民救濟始。社會黨也。勞働團也。過激派也。何一非類貧者所倡乎。蓋由貧富不均。缺望所至。始生社會主義之觀念。以促成勞働勢力之團結。而過激思想侵焉。非然者。富者自完其富之責任。貧者自安其貧之生活。熙來攘往。各成其是。苦樂不大懸殊。貧富巨為更代。彼今日之富。安知異日不貧。吾今日之貧。安知異日不富。循環之理。似可操券。則社會主義何由生哉。自金錢主義之說出。黃金萬能之勢成。而貧富之不均。與懸隔始著。生產程度日高。金錢作用日偉。而富人位置日隆。貧者愈貧。寧有更代時耶。故今日欲防過激思想之侵入。舍救濟貧民無他策。然則救濟之策。惟何。抑奢華之習。減稅費之繁。嚴官吏之防。泯貧富之迹。使生活程度日低。衣食物價日平。一會社之設。不使富者專其利。一工廠之立。不使富者專其權。凡貧民子弟。有一藝之長。片才之善。因其宜而錄用之。不必問其出身之若何。則貧者自能奮其心力。勞其智慮。各尚廉恥。各重道德。何至挺而走險。如此貧者不待救濟。能自安其生活。何有貧富不均與懸隔哉。若但以區區之賑恤。謂為救濟。抑末也已。

能從大處落墨。識路題巔。神超象外。非留心時事者。不能道隻字。

式周拜讀

以社會黨勞動團過激派皆從貧民所出的是確論 景初拜讀

貧民墮落救濟策

臺南高氏友瑟

今夫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士也。故士雖至貧寒徹骨。釜甑生塵。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必不至於墮落。即不得已降志辱身。而言中倫。行中慮。不受嗟來之食。不飲盜泉之水。亦不至於墮落。此固毋庸議救濟之策。而彼亦不屑受人救濟者也。然此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其不墮落者鮮矣。胡可不議策以救濟之哉。雖然救之而不得其策。與不救等也。假令有貧民於此。無以自給。或墮落而為盜。或墮落而為娼。或墮落而為乞丐。慈善之家。心焉憫之。周以升斗。濟以文錢。使其得延旦夕之命。不可謂之非救濟也。然僅濟目前之急。而不能持久。僅恤一人之貧。而不能普及。如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不濟於事也。夫揚湯止沸。不如去火抽薪。救濟之策。當務其本而舍其末。溯其源以清其流。庶克有濟。其策維何。

一在嚴禁賭博。夫賭博之害人。甚於水火盜賊。頃刻之間。可以傾家蕩產。而所負既多。始則欺騙。繼則硬借。終則強盜。喪廉恥。不顧喪身。命亦不顧。皆賭徒之結果也。且賭博若勝。往往視為易得之財。任意揮霍。雖勝猶不勝也。若一旦失敗。必不甘心。而思再賭。其始念只想克復前之所負。繼則愈賭愈負矣。惟其愈負。故愈賭。惟其愈賭。故又愈負。不至傾家

蕩產不已。安在而不墮落哉。惟從而嚴禁之。俾賭風頓熄。富者無處可賭。不至墮落而為貧。貧者亦無處可賭。不至墮落為詐欺。為強盜。為娼。為乞。為餓殍。此乃溯本清源。為預防墮落之計。誠救濟之一策。

一。在設貧民勸工場。慨自經濟逆轉。金融緊閉。一般事業。次第收縮。遂使虫虫細民。陷於悲境。無門告貸。空嗟四壁之徒存。無處謀生。直等十陣之埋伏。而窮極斯瀕。或墮落為梁上君子。或墮落為不良少年。苟不議救濟之。其墮落伊於胡底哉。所望四方義士。島內財主。發惻隱之心。節浮華之費。並鳩集公力。稟諸政府。於各州郡之地。建設勸工場。專用無職貧民。教以製造。使之樹畜。出入相友。各勤其業。則貧民既可得工資。以供朝夕。斯有恒產者有恒心。自不至墮落為詐欺。為盜賊。為乞丐。為餓殍者。此乃務本之計。可以持久。可以普及。昔范文正在浙興營。以濟眾。即此意也。豈必如汲長孺。矯詔發粟。員半千勸令開倉。僅救急於一時已哉。此乃救濟之二策也。

余救濟墮落之策如是。自知迂濶鮮通。空談無補。然以貴社徵文。特撰數語。聊以塞責。諸公諒之。

深入顯出。暢所欲言。極行文之樂事。式周拜讀。

務本舍末。溯源清流。救濟之法。莫善於是。文亦足以達其所見。景初拜讀。

貧民墮落救濟策

基隆王 溥

人非至無可如何之時。必不願受救濟之名。而受人救濟者。其不得已可知焉。人非至無可維持之境。必不願令其墮落。而至於墮落者。不得不仰人救濟矣。貧固人之常也。貧而至於窮。乃為可憂。憂之必思所以救之。若其墮入迷途。閻閻為之騷擾。社會為之不安。方欲說生公之法。以回匪人之心。不已晚乎。蓋人之所貴者。人格也。未有人格墮而不思變。變而不為盜為竊。以擾害社會者。故拯溺不俟滅頂。救死不待懸絲。濟貧窮要及其心未死。則救者有功。受者有益。救一人之顛沛。濟一人之陷溺。則社會多一善。少一害。利莫大焉。德莫厚焉。昔晉饑。猶待秦粟。蓋有憂人之憂者。天亦憂其憂。矧此區區。無告窮民。將何以自全也。况貧窮者。未必皆不肖。未必無可造之材。以淮陰之大用。猶受一飯之知。既藉之鴻才。難免窮途之哭。嗚呼。古今英偉之士。淪於是而不能表見者。不知凡幾矣。豈不更可哀哉。而况常人一經墮落。靡不趨而愈下。老弱轉於溝壑。少壯逞而走險。一人於此。已足為眾人害。此則貧窮救濟。不可不策其萬全也。然而一家富。莫庇一家貧。社會之事。必合社會之力而為之。國家之事。必因國家之力以臨之。於事乃有濟也。否則孟嘗珠履三千。徒博豪舉之名。徒食豈是長計。竊為策之善者。莫如興百工以容之。因其才以教之。然後勵以廉恥。勉其天職。於是百工勸。游惰興。由一人及於眾人。行於社會。風於全國。使人

人有自全之計。人人知義務所在。如是而世無棄材。野無餓殍。途不越貨。則救濟之道畢。厥功偉。而天下舉安矣。

有書有筆操縱自如 式周拜讀

一起題蘊畢宣入後層層剖晰入情入理卓爾不羣 景初拜讀

貧民墮落救濟策

新港林開泰

同此環島共居之下。有所謂貧民焉。茕茕孑立。治生無策。飢不得而食。寒不得而衣。疾病不得而藥。死亡不得而殮。其顛連墮落之慘狀。誠有令人耳不忍聞。目不忍觀者矣。詩云。嗚呼哀人。哀此熒獨。其即此之謂乎。非徒哀之而不為之所。其不顛沛流離。填於溝壑也者。幾希。有心人興念及此。能不惻然悲憫。然痛亟求所以救濟之策乎。獨是救濟之策。有未易言者。夫鰥寡孤獨。無告之窮民。隨地皆有。加之近年來歐戰終後。一般景氣大見衰頹。貧民之墮落。愈見繁多。交迫飢寒。遑顧廉恥。於是流為乞丐者有之。流為鼠竊者亦有之。遍地哀鴻。嗷嗷待哺。使徒藉一人之力。則杯水車薪。所救何能有幾。使徒限一隅之地。則顧此失彼。所濟仍屬無多。則欲救濟之普及。其策果安在乎。再四思維。唯當就各街莊。設立救濟團。募集義捐金。以為救濟之費。街莊長出為首倡。主持其事。而以街莊內之保正。或總代為幹事。分擔募集捐金。調查貧民狀況。其有肌力未衰。堪以自食其力者。則為

之介紹職業。使之餬口有方。或給助些少資金。使之自謀經紀。其他如衰老殘疾。鰥寡孤獨。倚靠乏人。治生無策者。則逐月酌給銀米。冬夏二季。則給發衣裘。疾病則供其醫藥。死亡則給與棺木。誠如是。則墮落之貧民。胥蒙救濟。庶不致顛沛流離。轉乎溝壑。是誠吾臺之義舉。仁人之盛事也。顧或為街莊長公務煩勞。恐不欲擔任是事。且當此財界不況之會。欲募集捐金。恐亦為難。而吾竊謂無庸慮也。夫惻隱之心。盡人皆有。况為街莊長者。俱屬有學識有道德之人。稍費一己之精神。可救一方之貧苦。亦何憚而不為哉。苟有一處首先提倡。勢必鄰區繼起。不旋踵間。必如青年會幾設遍全島矣。至募金之事。財界雖云不况。而向義尚屬多人。况義舉捐資。數之多寡。唯憑人意。非必強其勉出巨金也。雖云區區一簣。衆共覆之。立可成山。涓涓細流。匯而合之。必成巨浸。亦何患是事之不舉哉。設慮經費不足。基本無金。唯當向政府當局稟請補助。而州廳及街莊之豫算。社會事業案內。原有慈善費之條。當局視民如傷。應必允如所請。或街莊內有公共利益事業。亦儘可搜羅編入。以為救濟基金。是在主倡者之熱心鼓舞耳。誠竭力以為之。吾知登高一呼。則衆山皆響。救濟之團立。斯貧民之所得矣。救濟之策。鄙陋管見。大畧如是。所望島內有代表人民之責者。見義勇為。當仁不讓。共奮起而圖之。

立意措詞發揮透徹 式周拜讀

為貧民籌一生路筆意軒昂語語中肯 景初拜讀

醜業婦束縛解放論

王則修擬作

人莫不愛身。而至作皮肉生涯。則其身已喪。人莫不好名。而至為娼妓下賤。則其名已污。身喪名污。醜聲所以四布也。顧業此者。度非其心之所欲。而或命裏攸關。或時勢所迫。苟為之主者。憫其情而寬其惠。雖恨海茫茫。而情天未必無補。乃何以一入牢籠。便覺百身莫贖。欲脫苦海。殊覺萬事都乖。束縛在形骸者。縛猶淺。束縛在精神者。縛乃深。嗟彼墜溷名花。其何堪此摧折也。吾聞古者歌姬舞女。雅號校書。楚館秦樓。別云豔窟。業雖醜。未有醜業婦之名也。自內地貸座數移。入譯其文義。始曰醜業。在彼文明國。亦知營是業者之可醜耳。夫人而至營此醜業。則廉恥道喪。多假兩副心腸。笑貌偽為。盡是靦然而目。束之縛之。似不為過。是故畫地而居。以便稽察。定時而返。未許流連。此警官之束縛。其束縛猶有法律。未若龜鴛之束縛。其束縛慘無人道也。以彼用些銅臭。買一名姬。便思錢樹倚之。衣食賴之。一生之富貴亦望之。當夫初含豈寇。便教偷香。其奈荏弱花叢。怎當狂雨。一有不順。則辱罵及之。鞭撻加之。鞭撻不已。而又絕其飲食。剝其衣服。法外行刑。備嘗諸苦。雖在牛馬。亦俯首而任馳驅。哀此柔姿。能不忍死而供驅策也。况乎歌舞場中。紅顏易老。銷金豔窟。白首堪悲。人苟貪戀風流。不思終身有託。是猶春蠶自繭。到老方休。夫復何恨。乃

女也有懷志切從良之願。而母也不諒人。只高擡身價以難之。且多方以繫維之。雖使解鈴有主。偏為落絮無依。至於萬不得已。而或以死嚇。或以身逃。爾時又請官搜索之。迫令歸來。仍張豔幟。暗裏偷彈。不知灑幾斛珠淚矣。噫。束縛在年幼。人已無良。而束縛在終身。罪何可逭也。吾為醜業婦悲。吾且為醜業婦慨矣。夫天下之類於醜業婦者。不知凡幾。而天下之同此束縛者。亦復何限。曠覽古今。有生同慨。正不獨為醜業婦抱無窮之痛也。然而醜業婦難言之隱。不白之冤。其痛苦。其情狀。舉天下莫能與之相似者。嗟乎。天地生人。各與以自由之能力。何偏生此束縛醜業婦者之任其狼貪。肆其鴆毒乎。吾人當此文明世界。此風胡可日長。近者稻垣氏倡導撤廢虐妓條件。如見實行。則姊妹花中。同沾雨露。綺羅香國。瞥見青天。影響所及。正不獨內地然也。願我臺之營是業者。做做行之。早日改之。激發天良。而虐妓之風。庶幾稍息矣。

附識 西人林肯倡議開放黑奴實抱人道主義。若彰化林開夫婦酷打養媳實慘無人道。然目下已待罪囹圄矣。彼營醜業者。尚其以林肯為師。而以林開為殷鑒。也可

醜業婦束縛解放論

員林黃溥造

余一不解夫婦人之營醜業也。余一不解夫醜業之慘遭束縛也。醜業婦無行。束縛人者

無人理。二者皆非。而皆有之。得無時與勢為之耶。何言之。夫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我臺風俗醇厚。饒有古先聖王康恥之風。近世罕聞矣。攷之古者。婦女教三從。勤四德。薄離緣為非情。鄙再嫁為失節。至若視賣淫賣俏。不啻如犬馬狗彘之行。安得有醜業婦之名。安得有醜業婦之束縛哉。顧時異勢遷。風移俗改。今則醜業者鱗次櫛比。昭列通衢。視為固然。固無可怪。獨怪夫本島密賣淫家。醜業婦束縛。尤無人理。彼操其業者。其性質皆下等社會之人也。其心術皆不知天下之公理也。雖然。豈無良心。而終不能自克者。利誘之也。夫其拐誘良家女子。或期以年限。或終身無有贖期。因父母之割愛。遂以恣豺虎之淫威。以生人為錢樹。以美女為玩器。是故繫絃急管。歌舞無時。是以其聲為束縛也。見機而作。依人而行。好惡拂其性。是以其身為束縛也。身倦體怠。俾晝作夜。是以其寢處為束縛也。坐云則坐。食云則食。是以其飲食為束縛也。膩粉胭脂。濃粧淡抹。短裾窄袖。淺曳輕颺。是以其面首形容為束縛也。年華逝水。老大悲傷。是以其百年為束縛也。今夫淫慾者。天下之至樂。亦天下之至苦也。夫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生物樂育之時也。無何而時過境遷。興味索然。雖有樂而無樂矣。試觀雌禽見雄而反奔。牝獸逢牡而卻走。非其時。非其地。禽獸且然。而況於人乎。而況於沉沉長夜。送往迎來乎。此則并以其生命為束縛矣。夫同一鴛也。或飲之而苦。或飲之而甘。非甘也。苦於束縛也。死有勝於生也。吾聞

之。稻垣倡解束縛。彼內地醜業婦。歡聲沸騰。而況於本島者乎。嗟乎。有人權之責者。可以知所鑒矣。

歷觀諸作。均是醜業婦束縛解放論。然命題亦應如是。故持此意以定去取。是作首段。二語醜業婦無行束縛人者。無人理中肯語。不在多中。闡發束縛處窮形盡相。而竟體詞意亦復圓湛無懈。可擊。則修拜讀。

筆機流暢。詞旨圓融。束縛情況。妙能種種傳出。可謂不負斯題。

翰堂拜讀

醜業婦束縛解放論

通霄花界菩薩

歷觀萬物形狀。研究古今得失。順其自然之勢。而無挫折束縛其形體者。平等自由之民也。若夫牛也。馬也。奴隸也。亡國賊虜也。莫不受人束縛之鞭撻之。生殺之。其虐待也。慘無天日。一旦解去其束縛。如獲重生。吁。此有形之束縛也。未為甚慘。最慘者無形之束縛也。吾特條分而縷晰之。醜業婦者。內地之文義娼妓之別名也。雖良家婦女。若為娼為妓。如墜溷之名花。污辱泥中。其為醜也。不亦宜乎。天生萬物。各有自由之權。人為萬物之靈。男。女既稱平等。同是平等之人也。受人束縛鞭撻。如同牛馬奴隸。鴛母龜子。橫若虎狼。嫖客。蕩兒。態如蜂蝶。荏弱花叢。怎禦狂暴。當此人權擁護之秋。我帝國為東亞第一文明國。豈可留此污點。以滋物議。論者謂當廢公娼之例。不然亦當弛虐待之條。近者稻垣氏倡議。

撤廢內地各旗亭。已寬其苛待條件。而獨於本島之醜業婦。其受龜鴉之虐待也。甚於內地之娼妓。何也。蓋本島之營醜業者。此初以養苗媳為名。今又以養女之名目。掩耳盜鈴。巧瞞戶籍。密樹豔幟。暗築香巢。一沉苦海。則終身難見天日。吾人處此文明之世。既為文明之人。自宜激發義憤。詳其束縛之狀態。共解倒懸之苦。大聲疾呼。使當道嚴其制度。未受許可之醜業婦。一經發覺。由官配親。已受許可之娼妓。厚待其生活。一旦欲從良。龜鴉不許勒索其多金。亦不得刁難其出籍。如是束縛既寬。花柳病亦不致猖獗。其裨益國家人種之關係。奚止解除醜業婦之束縛已也。

慮周藻密眼光四射。營醜業者見之。應無藏奸之處。則修拜讀

詞意條達不蔓不支。末段所論解放亦殊得策。翰堂拜讀

醜業婦束縛解放論

二林許存德

今之人動曰。人生不幸。作女兒身。世上難言。唯閨閫事。吾始聞而惑焉。竊以為婦人安處家中。待人而食。無櫛風沐雨之苦。無披星戴月之勤。即有一二事。必須分勞。亦不過米鹽瑣碎。而世乃不勝其咨嗟嘆息焉。將毋以婦人出入起居。動遵禮法。古時女子。夜行以燭。無灼則止。其出門也。必以帨掩其面。似此錮塞靈府。桎梏官骸。其束縛直不可耐。不知心猿意馬。易放難收。束縛以短範者。其精神日見安舒。固非如束縛以苛刻者。其精神常形

枯槁也。今有人鬢髮如雲。眉彎似月。才過蘇小地。處莫愁面。首妖嬈。工顰善笑。歌喉宛轉。攝魄勾魂。其服飾則衣羅被素。中人所無也。其穿戴則金鈿珠琲。大家所稀也。旁觀者見之。鮮不為豔福風流。幾生修到。而豈知東張西角。萬事都乖。其情可為知者道。其事難與外人言哉。噫。綺羅鄉裏。非無紅玉深情。歌舞場中。那有黃衫俠客。吾觀於醜業婦。而知人皆集於苑。彼獨集於枯。信乎世之人所謂不幸之遭。難言之隱。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然而青衫紅粉。同悲淪落。吾且奈之何哉。

筆情韶秀言簡而賅 則修拜讀

青衫紅粉同悲淪落有心人齊一哭矣 翰堂拜讀

醜業婦束縛解放論

鹿港陳繼志

客有求解於余曰。人生事業。貴賤殊途。然皆有受其束縛。然皆不難以自解。獨彼醜業諸婦。竟不了解其業之醜。而脫其醜之名。殊令人難索解也。意者彼或居在青樓。夜夜換新郎。此中自有樂趣。或作為藝妓。曲曲調新翻。此中不盡樂境。或出演戲場。一一作新劇。此中多博樂事。故遂忘其醜態。而甘受束縛歟。余曰。否否。貴為人所欲。賤是人所忌。彼醜業婦。具有羞惡之心。而操此醜業。豈不能了解其賤行。而思解脫乎。第其間不無欲解不能。欲脫不得。不啻坐困愁城。而含羞忍恥者。蓋由鴛母不甘倒其錢樹子。以聽其自便。所以

向來有情同膠漆。而因受其束縛難解。遂同赴黃泉。有身受虐待。而欲解束縛之困難。遂自尋短見。種種苦況。無處無之。客曰。然則醜業婦之束縛。倘一定其解開之例。則雲散風流。而斯業悉廢矣。然考之於古。管子治齊。何以曾設女閭。驗之於今。文明諸國。何以多貸座敷。若是乎。束縛醜婦。似不必解也。余曰。是又不然。從來人有貴賤之分。而業亦同之。彼恬不知羞之婦。而樂於賤業。是不解其樂極悲生。而自投羅網。如昔者之一點紅。油水梳。此皆甘於遺臭。而不列於人羣。至若有困於時。阨於勢。甚欲超苦海。以誕登高岸。竟困於不得自由。必籌其良法以救之。使彼如鳥之擇木。遂其棲枝。如魚之有水。得其安所。又何可束縛不解。長令含不白之冤乎。客乃稍解於心。而不求甚解。則唯唯而退。余亦不解其是否強解。秉筆錄之。以作解人之一索。

設為問答以解明題義。文境如蜻蜓點水。則修拜讀

藉問答以闡發題旨。尚覺透剔玲瓏。雖生徑別開。亦自可採。翰堂拜讀

仁說

高雄王心

造物與人以生。即與人以仁。仁之主愛。即本造物之主愛也。試觀地球之以公轉而成寒暑。以自轉而成晦明。及億萬年而無傾危之患者。惟兩間之流沙。凝成磁石。以吸引之耳。又觀吾人之由夫婦而成家族。由家族而成邦國。至億萬姓而無擾攘之憂者。惟一念之

真誠發為實德。以調理之耳。流沙也。磁石也。造物之相與凝成吸引。而相與為愛者也。真誠也。實德也。即仁之相與調理。而相與為愛者也。夫仁之名義。散見於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書者。指不勝指。數不勝數。特舉其大者而言之。仁與元同。在天為元。在人為仁。文王演易。而乾坤皆繫之以元。必曰乾元坤元者。明乎造物藉元為主動力也。而人必藉仁為主動力者。可不待說而自明矣。乾之象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坤之象曰大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正如邵子所云。自有天地。以至於窮盡。謂之一元。然則天地之定位。萬物之化生。其元之始乎。天地之毀空。萬物之消滅。其元之終乎。明乎此。尤可知仁與不仁之互異矣。人而不仁。則天理不存。人心何在。人而不為人。也則己。苟欲為人。舍仁無由。吾最愛仁。愛之發達。而希望將來之幸福焉。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又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之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觀今鑒古。無少差謬。近世文明日啟。豈不聞見。使天下人各出其仁愛之德。以相周旋。不但不負造物之所生。而變戰爭為平和。合萬邦為一國。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熙熙皞皞之世。皆可由此仁而期焉。未可知也。質之高明。以為何如。

引經據典。議論淹通。末後一收。按切時勢。則仁字尤覺躍躍紙上。弟劉育英拜讀。絕無俗氣。犯其筆端。斯為理題上乘。景初拜讀。

仁說

臺南高氏友瑟

仁為五常之首。人之安宅也。舍仁固不足以為人。恃仁亦未足以處世。何也。蓋徒恃乎仁而無學以通之。則拘於成見。謂仁必博施。施不博則非仁。仁必濟衆。衆未濟則非仁。於是不判親疏。途人直視為骨肉。不論可否。危地亦樂為身親。仁及一物。或至害及君親。仁及一人。或至累及人人。情愈密。則識愈疎。縱衷懷早信其仁厚。而當躬之裁判。終失其宜。事物之紛乘。每淆其鑒。是以宋襄慕仁義之名。為冠裳之會。而無武事以濟之。卒見辱於楚。貽列國之羞。燕噲羨仁讓之風。為禪位之舉。而無道義以裁之。終受伐於齊。肇亡國之禍。且也齊宣既有仁心。不忍一牛之觶。鮒何不能保民而為湯武之君。梁武既有仁聞。不忍百姓於死刑。何不能致治而消侯景之禍。嗚呼。此徒善之不可以為政者。王侯且然。况在庶民。是豈仁之不足為哉。不學之過也。夫惟有學術以通之。小過赦而嚴以立法。不以寬令縱巨奸。苛政除而明以敷刑。不以溺情廢國典。故缺牀破斧。伸大義於懿親。愛兄豈敵愛君之重。而周公之仁成矣。竄狄遷幽。避銳鋒於獯鬻。養人不害人之端。而太王之仁至矣。推而下之。埋蛇救衆。不泥戒殺放生之說。竟能深合乎仁人。援嫂出溺。不拘授受不親之禮。適以善全其仁道。通權達變。非仁而有學者。孰能如是乎。吳鳳身為通事。志在衛民。赤帽紅衣。委身蕃界。而能使阿里山蕃。廢殺人之風。迄今當地受無窮之福者。斯真學識

兼優所見者大。可謂臺灣殺身成仁之一明證。立祠報功。且受帝國之褒獎。不亦宜乎。要
之人不可以不仁。而仁不可以無學。仁而無學。則為愚仁。為婦人之仁。其仁奚足重。余之
說如此。至於克己復禮為仁。推己及人為仁。種種言仁。聖訓昭然。不必多贅。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孔子言之矣。文主此立說。歷舉古今事跡。若者為仁之過。若者
為仁之宜。反正相生。極操縱自如之作。弟劉育英拜讀。

風檣陣馬。一片靈機。至以本地實事作結。尤為匠心獨運。景初拜讀。

仁說

新竹南豐逸老

今將欲博施濟眾。舉天下之倒懸而解之。則必佈仁風。行仁政。俾吾心無缺憾。始見仁德
無窮。此惟古聖王能之。下此則惟去邪存誠。以立其基。克己復禮。以全其性。不求榮於世。
而天爵獨尊。不求助於人。而安宅獨處。所謂當仁不讓於師。為仁由己者。此也。慨自雜霸
假仁之風起。粉飾盛平。啟口侈談道德。鋪張揚厲。問心難對帝天。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
疑。有識者早深為隱憂矣。夫仁貴見之於實施。齊宣王不忍牛之轂棘。可謂有仁心。而國
不見治。梁武帝見死刑而涕泣。可謂有仁聞。而位不克終。此非仁誤之也。實不知所以行
其仁而自誤也。仁之中有義。義在必為。何致噬臍而抱痛。仁之中有勇。勇且知方。何至苟
免而倖生。故周公誅兄而執法。而世不薄為寡恩。申生順父以殺身。而人不笑為輕死。仁

縱有經權兩途。而存心則同歸一致。至若老子以煦嫗為仁。佛氏以慈悲為仁。猶小之仁者也。嗟嗟。民吾同胞。物吾同與。誰無惻隱之心。而賑飢猶己飢。拯溺猶己溺。不能無屬望於今之為禹稷者。

不矜才不使氣。按部就班。能將題中意義闡發無遺。洵老手也。弟劉育英拜讀。

淡宕秀媚。幾如春水秋山。移人情性。景初拜讀。

仁說

基隆李秋鱗

萬物摧殘於冰雪。則蕩之以春風。天之仁也。百姓困阨於洪荒。則闢之以田園。地之仁也。雜霸荼毒其生靈。則勸之以揖讓。人之仁也。天失仁。則雨露不降。地失仁。則五穀不生。人失仁。則刀兵不絕。仁之為用大矣哉。雖然。亦視乎時耳。蓋仁之為用至廣。而其道不一。時當熙皞。則衣冠玉帛。黎民於變時雍。此堯舜之仁也。時當擾攘。則弓矢干戈。王者拯民水火。此湯武之仁也。殺以止殺。不妨鋤除務盡。刑期無刑。何患桎梏綦嚴。用雖不同。而其所以為仁者則一。荀子云。殺然後仁。奪然後義。誠以仁者義之本。必制以義。動以時。然後不害其為仁。因時制宜。聖人不得已之用心。權變之道耳。若徒以殺為仁。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嗟乎。後世民賊。藉口湯武。縱橫任戰。人道不修。以殺伐為能。以競爭為主。弱肉強食也。分明畜道絕無人理。不幸其言偶中。則歸之天演。世主趨之若鶩。而仁道亡矣。亦

血黑鐵也。分明強權。絕無公理。不幸其道偶行。則稱曰優勝。列邦應之如響。而仁道又亡矣。嗚呼。蒼生何罪。丁滋洗劫。茫茫人海。到處狂瀾。飛機也。潛艇也。地上戰之不足。爭霸空中。空中戰之不足。爭雄水底。乾坤板蕩。滄海橫流。舉世皇皇。莫知所措。爭城爭地。欲求所以養人者。適以害人。起視寰球。其禍甚於洪水猛獸。揆厥遠因。仁道不明已耳。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孫子曰。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聖賢人傑。叮嚀告誡。深恐後世假湯武之征誅。而行桀紂之殘暴。故又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然且仁者不為。况於殺人盈野。而求為之強戰者乎。慨自物質文明。道德迂濶。遂使有國家者。但知以武力圖存。而不知制以義。動以時。此仁道之所由終亡也。夫仁者無敵。聖人豈欺我哉。今天下有好仁者。則天下皆為之驅。揭竿制梃。足以撻列強之堅甲利兵。何必飛機潛艇。始稱文明哉。惟仁道為今日救時之良藥。光天化日。克復平和。芸芸衆生。引領久矣。幸今戰雲已散。萬國弭兵。痛定思痛。共知黷武之不足恃。非復如以力假仁之日。正同興仁講讓之時也。否極泰來。望治心殷。推原治本。為作仁說。

仁道是今日救時良藥。正為好戰者痛下鍼砭。見得到道得出入後。尤覺按切不浮。

弟劉育英拜讀

陳議獨高。搗詞亦偉。結處幾如萬馬奔騰。不可遏抑。景初拜讀。

仁說

斗六郭朝成

嘗讀韓愈原道篇。有曰博愛之謂仁。仁則無所不愛。無所不愛。則心無畛域之分。無種族之別。凡屬人類。皆可一視同仁。善者我固愛之。惡者我亦憐而愛之。此擴克其仁之極。而毫無私見參於其中也。夫惡人本不當愛。而推民吾同胞之懷。則惡人亦何莫非在吾同胞中。縱有與我為仇敵者。我亦憐而愛之。如湯之於葛伯。文王之於昆夷。是也。然彼既為我之仇敵。必有惡我於不足惡。憎我於不足憎。不與計較。斯亦足矣。又何為亦憐而愛之乎。不知愛者愛其與我同為人類。憐者憐其不明義理。苟明於義理。諒不肯無端而用其惡憎。奈何以義理之不明。而惡我憎我。我即遽興報復。則彼將愈長其克暴。必至不知悛悔。而以惡終矣。我之憐而愛之。實欲其反己自思。改惡從善耳。象雖傲。苗雖頑。而舜以至愛處之。其亦知所感化矣。有起而難之曰。信如子言。是孰以德報怨之說乎。孔子曰。若以德報怨。將何以報德。方今巧詐日生。有強權無公理。事一出以寬柔。其不蹈宋襄公之過者。吾不信也。與其以德報怨。而傷於厚。孰若以直報怨。而得其平。孔子謂以直報怨者。正以義行仁也。除暴所以安良。黜奸所以崇善。若挾私見而廢去惡之公。竊恐優容而兆養奸之禍。此為婦人之仁。吾無取焉。爾。余應之曰。婦人之仁。固不可為。而仁愛之心。實不敢沒。方長不折。啟螫不殺。待物猶有好生之德。而况人為萬物之靈。同生於乾父坤母。誰非人子。

烏得政而視之乎。如謂善者愛之而惡者不必愛。則庠序學校可不設。庠序學校正欲化不善以歸於善。此博愛之道也。君母以辯言而難吾之說。

愛無分善惡。似涉佛氏慈悲。然愛惡正欲化不善以歸於善。斯誠博愛之大者。取徑獨別。自無人云亦云。弟劉育英拜讀。

不較橫逆。斯為博愛作者。其既具仁心乎。景初拜讀。

仁說

臺南曾崑祥

自古帝王之治天下。類皆神聖之君。而必動稱堯舜。何為也哉。為其仁也。為其能盡乎仁。而終不愧為人也。此博施濟衆。堯舜所由是兢兢歟。人能盡仁。則天下後世稱之。人不能盡仁。則天下後世非之。固也。而或有假乎仁。不達乎仁之區。則仁猶詐也。或有行乎仁。不滿其仁之量。則仁猶小也。然則天下遂無有仁者乎。曰非也。特不能如堯舜之仁耳。堯舜以好生為德。巍巍蕩蕩。居然天地之莫能名。蓋嘗見天之生物也。雨以潤之。風以散之。日以煊之。無一不受其愛護。即無一非仁之裁成也。地之生物也。或宜於菑。或宜於泰。或宜於麥。無一不受其栽培。即無一非仁以為之長育也。人獲天地以生。天地之性。即我之性也。我之性。即天地之性也。以天地之性。為我之性。我縱不能為天地之生物。而無不可為。堯舜之愛人。無不可為。堯舜之仁。仁稟於有生之初。堯舜得之而非有餘。庸衆得之而無

不足。但庸衆陷溺於私。卒至窮凶極惡。顯與堯舜異其趨。堯舜踐形盡性。乃能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觀此則當以我還仁。而非以仁還我。非以仁還我。即我祇自盡其仁。以求無愧於我。亦我祇自盡其我。而仍求無愧於仁。仁。人心也。心。惻隱之心。仁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堯舜其先得我心之惻隱。而以其心為心。則無往而非仁。人奈何不為堯舜。而甘為桀紂。悲夫。

以堯舜為為仁之標準。語不蹈空。而機局亦自圓轉如意。弟劉育英拜讀
仁即我。我即仁。斯能達仁之區。滿仁之量。深入顯出。操縱自如。景初拜讀

文學興國論

臺南王則修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材。以相佐理。顧造就國家者。人材。而造就人材者。文學也。蓋人有文學。而後有經濟。有經濟。而後能治國。能治國。而後能奠國家於磐石之安。不然。修武備而不修文事。則人材無由繼起。而國無人。國無人。而欲國之久安長治也。其可得乎。吾嘗盱衡往古。見夫尚武之國。多恃富強而不修仁義。文學者。仁義之所自出也。昔者始皇吞併六國。一統河山。銷鋒鑄鐻。收天下兵器。而聚之咸陽。自謂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矣。乃不旋踵而一夫作難。七廟為墟。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以其焚棄六書。欲愚黔首。坑屠儒士。以絕賢人故也。然則欲國之興。不在城池之高深也。不在兵革之堅利也。其惟文

學乎。文學盛則國亦盛。文學衰則國亦衰。盛衰之理可於文學決之。試觀中古帝王典謨訓誥。聖學宏深。而聖治日隆。為萬古不變之盛軌。漢興以來。承秦之弊。高帝雖不雅好文。學。然歷文景武帝朝。崇尚儒術。延攬博士。一時人文蔚起。如董仲舒。公孫弘輩。類皆經學淵博。成一代文獻之宗。而漢治亦駸駸近古。洎乎盛唐。房杜諸彥。相與佐治。上以黼黻國家之盛德。下以抗揚盛世之元音。而唐室盛強。威振漠北。若五代。若六朝。文學漸即浮靡。而其治亦不逮漢唐遠甚。信乎文學盛則國亦盛。文學衰則國亦衰也。然或者曰。文學可以興國。文學亦可以誤國。有宋之世。才學如王介甫。非不極古今之淹博。而卒以貽誤國家。道學若二程。亦足繼孔孟之傳。而終莫挽南宋之弱。誰謂文學之可恃者。曰。彼介甫賦性執拗。堅僻適以誤蒼生。若二程。旋用旋棄。不久於朝。然講學早定千秋絕業。宋之不振。不得為文學咎也。且角逐中原。須用長槍大戟。而振興治道。又須竹簡毛錐。蓋從古之天下。能以馬上得之。斷不能以馬上治之。孰謂文學之可緩乎哉。嗟乎。文詞卑靡。國運所以日就衰微。文運光昌。國勢所以日臻隆盛。吾嘗曠覽古今得失之林。遍觀歷代興亡之局。而嘆文學之大有裨於國也。彼有國家之責者。其亦可以奮然興矣。

繁徵博引語不離宗末證介甫之誤國二程之莫挽南宋皆非文學之咎恰得三人身分允推作手

維朝拜讀

理精詞卓局緊機圓非熟於史事者安能道其隻字 景初拜讀

文學興國論

基隆劉文達

武力可以強國。不可以興國。猶天下可以馬上取。不可以馬上治。此古今之明鑒也。而探其本。究其源。舍文學其何以。夫文學者國家之精英。世運之盛衰係焉。伊古以來。未有文學衰而國能興者也。亦未有文學盛而國不興者也。然或者謂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開千古文學之祖。杏壇一席。弟子三千。攝相三月。魯國大治。其文學之及人益國。如響斯應。而不能興春秋之天下者何也。不知當日者。輶轅雖偏。而所如輒阻。用我無人。孔子之不幸。亦列國之不幸也。豈文學之咎哉。設令其時斧柯可假。得行其道。以展其文學。何難興春秋之天下。為唐虞之天下哉。三代而後。漢唐之文學最盛。文景之世。媲美成康。開元之治。不減貞觀。漢唐之天下。一文學之天下也。秦皇漢武。專尚武力。不重文學。故秦不過二世而亡。漢武終悔輪臺之詔。是則文學衰而國不興之一證也。夫所謂文學者。經天緯地。定國安邦之基也。本乎六經。重在道義。非如六朝之體。競尚浮華。八比之文。刻劃章句。蓄道德為文章。本學問為經濟。斟今酌古。講讓興仁。其效可化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其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登斯民於衽席之上。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嗟乎。今日之世界。一武力之世界也。文明極點。變為野蠻。過激之潮流日漲。革命之思想日增。皆由專尚智力。不重

文學。無詩書之氣。以涵養其性情也。萬國之君。苟能偃武修文。化干戈為玉帛。易征伐為揖讓。崇重文學。以治其國。則唐虞三代之隆。不居然更見於今日哉。

本乎六經。重在道義。一經闡明。文學愈生色矣。結亦切中時弊。維朝拜讀。

揭文學源流。形具國真相。有匣劍帷燈之妙。景初拜讀。

文學興國論

高雄王錫璋

興國之大要有二。武力猶後也。文學宜先矣。武力能除內患。靖外侮。姦宄逢之而授首。盜賊遇之而傾巢。敵軍當之而覆沒。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斬將若摧枯。搃旗如拉朽。國家易亂為治。君民轉危為安。其救急之奇能。誠為興國之急務。文學則本經書為政教。以忠信為甲冑。以禮義為干櫓。行之一人。則君子愛人。小人易使。行之一家。則男盡知方。女盡知義。廉恥各篤於家門。仁讓各存於方寸。行之一國。則化行於上。俗美於下。行之天下。則九圍且式命。萬邦且向化。四河且永清。設有秦楚之堅甲利兵。應亦懷德畏威。無煩制梃以捷。是能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非如兵可百年不用也。其預防之大力。尤為興國之急先務。而或者謂文學之興國。徒託空言已耳。設無現象之可觀。且無事實之可據。不知古今來言興國者。概謂之國有道。道惡在。文載之也。學明之也。昔李襲吉謂富國之道。不在倉儲。強國之道。不在多寡。蓋謂在於文學也。今之力求體育。智育。德育之道。而身體強健。

知能優裕。德性完全者。亦求諸文學也。不先觀文學興國之道。而徒欲觀現象。據事實。抑末也。如必欲觀現象。則若士有文學。而善教化。象已現於為國養賢。農有文學。而善稼穡。象已現於為國積糧。工有文學。而善製作。象已現於為國造器。商有文學。而善交易。象已現於為國儲財。皆昭昭然明矣。至欲據其事實。則可據尤多。若宰相必用讀書人。武臣不可不讀書。以及三仁未去。武王還師。之奇在虞。晉尚徘徊。季梁在隨。楚且却顧。皆可據文學為興國之大要。更可據文人為興國之最重也。故曰興國有二。武力猶後也。文學宜先矣。

同一以武功陪文學。是作獨能確切不浮。入後以事實現象明文學之大用。尤為探驪得珠。維朝拜讀。

題無剩義。筆有餘妍。景初拜讀。

古蹟保存議

台南王則修

嗚呼台灣。此三百年來。古人之遺蹟。半就湮沉。或廢而復修者。面目盡改。舊觀或因。而別葺者。故址遂致莫辨。或任其傾圮。而不復建築。或聽其汙塞。而填為平地。古蹟蕩然。良可慨也。考之紅毛樓。在赤崁城西。自昔荷蘭所建。層樓聳拔。高出雲霄。下有古井。陰風凜凜。寒氣逼人。今則三樓鼎峙。而古井亦夷矣。此既修而盡改。舊觀也。他如園名夢蝶。在昔

為李正青修真養晦之場。園居北郭。自古為鄭成功循陔采蘭之地。今則或以為法華矣。或變為開元矣。舊巢已空。夢魂何處。園林非舊。奉母無堂。此因別葺而遂致故址莫辨也。至若法華寺畔。昔之月有樓翼然者。半月樓也。今則片瓦無存。樓基亦鞠為茂草矣。夕陽西下。滿目淒涼。予古者或不勝今昔之感。此任其傾圮而不復建築者也。若夫台南北甯之內。有井焉。號曰林投。亦曰烏鬼。聞亦為荷人所手鑿。而以林投砌成者。泉清而冽。今則歲久年湮。污泥久塞矣。歎井堞之不食。任踐踏乎牛羊。此又聽其污塞而填為平地者也。嗟乎物之存亡。各有定數。彼古蹟之既沒者。固屬無可如何。若其將沒未沒之際。中南北之古蹟尚多。吾人生古人後。欲步古人之後塵。則必及時提議。妥籌善法。審某處宜如何重修。方能與河山並壽。某所宜如何建設。方不偕歲月俱湮。如此以保古人之精神。以存古人之芳躅。併以為後人考古之材料。古人之蹤跡未湮。古人之行事如見矣。今者欲議保其真相。存之永久。萬不可如前者之既修而盡改其面目。別葺而全埋其故址。任其傾圮而不之修。聽其污塞而不之浚也。吾台不少好古之儒。博古之士。尚其於古人之蹟。而摩挲久之。愛護深之。勿令後之覽古者。徒深蒼茫感喟之思也。則庶乎其可矣。

腹笥便便而章法亦有條理。是於此道三折肱者。洪以倫拜讀。

於台灣古蹟幾經研究。故能言之親切。一結尤為動目。

景初拜讀。

古蹟保存議

台南王則修

天下有古器焉。見之者珍如拱璧。天下有古畫焉。見之者貴若球圖。誠以此二物均可為考古之資也。夫於古器則玩而珍之。於古畫則寶而貴之。而獨於忠臣孝子義士節婦所留遺蹟。反任其湮沒而不彰。豈以此為不如古器之可重。古畫之足奇哉。噫異矣。吾思周武之伐紂也。式商容廬。封比干墓。燕樂毅之破齊也。表賢者閭。封王蠋墓。西漢之際。靈光魯殿。巍然獨存。東漢之間。巖灘釣台。卓立千古。此皆古蹟之不可泯沒者。保之存之所以褒忠良。勵風節也。台灣僻處海疆。雖不如中原大陸名人古蹟之多。然大成宮闕。一靈光魯殿也。夢蝶庭園。一巖灘釣台也。竹滬之甯靖王陵寢。南甯之五妃墓道。有似乎比干王蠋之墓也。獨處士之廬。則不可考矣。赤崁樓高。建自荷蘭時代。紅毛井列。凌於鬼斧神工。他如北郭園荒。在昔相傳成功養母之地。鐵砧山古。祇今猶憶延平取水之鄉。若圓山之劍潭。亦其跡之不可滅者也。他若半月樓。若古月井。是又蔣胡二公所手建。其餘有名古寺。可為考証之實者尚多。亦為古人偉蹟所寄。何可任其摧殘。向使不為保護等。城郭之坵墟。任風霜之剝蝕。百世而下。又誰復知何者。為某公之手澤。何者。為某士之陳迹乎。稽古無資。誠一大遺憾也。今者崇文社提議保存。廣徵士論。如得風行全島。傳遍三台上。而名公巨卿。中而富紳大賈。下而草野齊民。皆有好古之念。將見既修者保之。勿使興

而復廢。未修者存之。勿令廢而就荒。庶幾韻事長流。與禹鼎湯盤而並壽。芳躅未泯。偕河圖洛書以齊珍。後之人景仰遺徽。摩挲舊物。如見古人。則可以起愛慕者。在此一舉。可以勵忠節者。亦在此一舉也。豈特如古器之珍藏。古畫之寶貴。僅足私於一家一國哉。

引古証今。筆意開拓。中回繳處尤佳。

洪以倫拜讀

台灣之古蹟。今已湮沒過半矣。窮源溯流。能不令人感慨。

景初拜讀

促進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論

斗六林一鹿

從古以來。世界上國境有界。人種有別。各國之立法不同。種族之風俗互異。若英國之法。律與我國法律之不同。獨逸有獨逸之國民性。中華有中華之國民性。我日本則有大和魂。至於一國之中。亦有地方的之固有性。如我東北地方。與西南地方之民俗。各具特種之風習。台灣住民中。有土著之所謂生蕃人種。熟番種族。及支那移住之福建族。廣東族等。而種族性亦各有差異。彼一族之固有性。不為皆善。此一族之固有性。未為皆不善。各有短長。不能概而律之。夫同化者。是優勝者。使劣敗者。改其陋俗。革其惡習。與之同風。彼此之間。意志疏通。習俗相同之謂也。歷稽古今世界中。人種之最難同化者。莫如猶太族。雖作二千餘年之亡國。散處他邦。於今依然固持猶太族特有之民族性。且也英之愛蘭。雖合為英之本土有年。然其民情亦不能融和。至於最近仍屢見衝突。察其所以然者。

不外彼此之間。潛藏異種之民族性。換而言之。精神上之同化。尚未臻於徹底故也。由此觀之。同化之為言也。容易。而其實際也。不亦難乎。回顧本島改隸以來。二十八載。歷代為政者。上體一視同仁之聖衷。下撫新附蒙昧之庶民。諸般施設。無不竭盡心力。以期將來達內台同化之實效。方可以副帝國領台之目的。無如觀彼既往之方策。在形式上方面。固頗有可觀。在精神上方面。則不無遺憾。島內之都市經營。市區改正。家屋造作。土木建築。其他所有施設。無不欲盡其美。如島都台北屋宇之宏壯。外觀之美麗。誠帝都東京之所不能匹者。官衙學校之建築。官邸宅舍之構造。並一切土木工事之施設。比諸內地。皆有之。而無不及。又島人男子斷髮。女子解纏。解國語者。衣和服者。居和室者。實不乏其人。諸如此等。固為同化之表示。數年以來。新制度之設置。新學制之施行。最近民商法之發布。種種實施的。是同化之階梯。究竟諸多施設。各種行為。在形式上。誠堪推賞。在精神上。未必有開却之譏。試觀新制度。名為自治制。實無自治之精神。彼協議會。不過咨機關。協議員。並無發案議決之權。個中要件。事無大小。勿論利民與否。協議會不得左右之。一任當局自由取捨。新學制。名雖欲使內台教育共通。則依然收容內地兒童者。謂之小學校。收容島人兒童者。謂之公學校。雖有共學之制。終不免九牛一毛。本島人要遵保甲制度之約束。內地人超脫保甲制度之外。母國民待新附民如弟妹者。有幾多人。新附民待母

國民為兄弟者。寥若晨星。內臺人公開集會之席上。除特別關係者以外。則內地人另作一團。本島人別在一隅。內地人視本島人為他種人。本島人視內地人似異邦人。彼此之間。常懷隔離之心。互抱猜忌之念。倘不猛省。相持不下。雖至後世。吾知同化二字。可以言而不可一得也。要之。欲得同化之捷徑。必須二比。凜遵一視同仁之主旨。撤去內臺人間之大藩籬。無分彼此。推心相與。上下一致。由根本的。大行改革。於是乎。雖不欲使其同化。則於不知不覺之間。而自同化。故曰。促進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

首段將中外各種族之異。寫同化之難。作反振勢。次就本島同化之形式。歷歷寫出。以迫出精神之作用。終則掉轉正面。發明精神之所在。而結出全題。侃侃而談。深切時弊。有膽氣。有筆力。欲促進同化者。當奉此為金鍼。陳錫如拜讀。

高視濶步。議論發出。都中肯綮。而筆亦足以達之。可謂不負斯題。翰堂拜讀。

促進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論 臺南勸化老生

今天下競言同化矣。亦知同化之所在乎。有本焉。有末焉。舍本而逐末。得其淺。未得其深。有內焉。有外焉。棄內而務外。無其心。徒有其表。天下事深者見深。淺者見淺。內者自內。外者自外。彼世之欲促其向化。而進於大同者。苟不深務其本。而徒表外觀焉。無當也。夫所謂本與內者何。精神是也。所謂末與外者何。形式是也。形式之感化。譬如山公養狙之智。

精神之感化。斯為古帝道民之心。蓋形式外而精神內。形式末而精神本也。世未有權謀詐術。而可以籠絡天下者。亦未有真誠悃摯。而不能轉移風俗者。信乎同化之源在此。而不在彼也。天地之化物也。雷以動之。雨以潤之。日以暄之。運精神於時行物生之內。一草一木。悉荷生成。初未嘗擇地而分區。何者宜被以春風。何者不宜施以化雨。而萬物之化生。皆順乎地。皆從乎天矣。此化之大者也。帝王之化民也。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如己飢溺。如民憂傷。殫精神於過化存神之妙。一民一物。盡被裁成。初何嘗擇人而施。謂此也。宜深以雨露彼也不宜沛以恩膏。而萬民之歸化。如水之就下。如獸之走壙矣。此神而化者也。今之促進同化者。不法乎此。而漫言同化。是外也。非內也。是末也。非本也。是形式上之同化也。屈祀柳以為括捲器。雖成而祀柳之性猶在。強圓枘以事方鑿。物猶是而圓枘之入殊難。以視精神之感召。同天地之化育。妙帝王之化裁。其氣象迥不侔矣。當此末流季世。種禍之烈。將蔓延於五大洲。及今宜講求同化之策。顧欲促而進之。必也出以精誠。奮以神力。以實心行實政。必先自教育普大同之德。繼於人類講同等之功。終於人權無蹂躪之事。其用才也。畛畦之見不存。其立法也。彼此之間無別。即至義務有分擔之責。權利無猶享之私。以此一視同仁。淪其肌膚。印其腦髓。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如水和乳。混合無痕。則不必日促其同。而內無不同。不必日促其化。而心無不化矣。自非然者。今日講同化。明

日亦講同化。盡屬口頭之禪。而終無半點之真意存焉。是猶令人服堯之服。誦堯之言。徒存外貌之文明已耳。豈同化之真相哉。嗟乎。情真者化必速。革面亦且革心。虛偽者感不神。制外未能制內。二者之間。不可以不辨也。世之欲促進同化者。尚其以精神深之。而毋徒以形式表之也可。

起筆以本末內外詮發精神形式深得題旨。中以天地帝王之同化陪襯高一層立論。入後則闡明精神同化之所以然。語無泛設。筆有餘妍。的是能手。陳錫如拜讀。行文布局有條不紊。末路促進同化之策言之侃侃。大有王景畧捫蝨而談之概。翰

堂拜讀

促進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論

馬興陳材洋

閒嘗攷禮記月令。有曰雀入水化為蛤。又山海經有曰鷓化為鵬。竊訝物類之同化。有如此之異也。夫雀與鵬為在山之族。蛤與鯤為在水之族。而乃能相化相同。為問有誰促進其化之同。則曰時之促進也。時之促進。幾費時之若何精神涵養。若何精神薰陶。以俟其自化乎。是可知物之同化既然而人之同化亦何異。所異者世有促進同化之權。僅在形式上之外貌。不在精神上之內容。獨不思內容既虧實際。雖外貌極呈美觀。亦何濟同化之事乎。此促進同化之所在。誠不可不講也。試即以本島論之。溯自乙未改隸以來。凡百

制度已變本來面目。論辮髮已促其剪斷。而進同頂上圓光矣。論纏足已促其解脫。而進同跣步自由矣。且論衣服則洋裝皮履不待促而同形矣。論正朔則松竹名刺不待促而同式矣。然此皆形式之同化也。若論同化在精神。問有如外囂一開。具忠君愛國之忱。共相競爭執爨。願為王前驅乎。問有如義務所在。存爭先恐後之念。舉皆踴躍相從。無有人退却乎。此皆尚屬疑問之間。尤不可不促進化之同也。所以當局苦心孤詣。鑿形式之化。其化究難相同。於是改制通婚。即促進同化其種族。施行共學。即促進同化其學問。且實施其自治制度。繼行其民商法律。即促進同化其階級。並促進同化其畛域。亦可謂為島民謀幸福。為島民昇位置矣。而究之通婚者尚寥落如晨星。通學者猶差池夫臭味。且自治制以融洽民心。民心猶恐未盡融洽。民商法以保護民財。民財猶恐未周保護。豈民情多偽。受化未深。尚須必世百年。始得至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歟。夫同化而在形式。原不足恃其同化。施化者亦既明睿卓照矣。唯望注重精神。消除畛域資格之意見。實行普化大同之政策。則推心置腹。誠意交孚。斯杯中蛇影之疑可釋。民間惶惑之志胥忘。安在海隅蒼生。不為武士道之風所震動。彈丸赤子。絕無大和魂之氣。以相生哉。夫如是。是猶天之時行物生。夫豈反不如在山之禽。在水之族。猶能應時同化乎。所願有促進同化之責者。尚其於同化之所在。而加意及之。

言有物則筆無滯機非於此道三折肱者曷克臻此 陳錫如拜讀

山禽水族尚能同化何況於人是在促進者之如何耳以此引證立論亦殊得旨 翰
堂拜讀

促進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論

臺南勸化老生

古今之善化人者。以德不以力。以心不以迹。德與心即精神也。力與迹即形式也。精神上之感化固而深。形式上之感化膚而淺。深則固結其精神。革心非徒革面。淺則僅拘於形式。革面未能革心。世之具有化人之權者。苟徒逐末以求其淺。而不探本以得其深。曾亦知轉移之妙。固在此而不在彼乎。何謂精神。教育同等。人權同等。以我之心。即彼之心。是也。何謂形式。差別未廢。畛域猶分。以我所行令。彼所行是也。昔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由此觀之。德禮之入人深。非若政刑之入人淺也。遐思堯舜之有天下也。誕敷文德。而黎民於變時雍。於變即同化也。文德即同化之精神也。降及三代。所欲與聚。所惡勿施。雖不及堯舜之無為而治。亦精神上之感化也。至於秦楚之暴戾。或以勢迫。或以刑驅。而民心終覺離散。所以然者。以形式服民。而民亦以形式服之也。今試設譬於此。有一物焉。能化他族為己族者。螺贏是也。以彼負一螟蛉之子。而投之穴中。養以蜜膏。呵以口氣。負土而封之。一如育子之恩。敏終日勤劬。

注精神於巢窠之內。祝曰。似我似我。他日感化而生。則依然螺贏也。然此猶謂之物也。請更以人喻。有人焉。或為懷胎而生。或為抱養以嗣。苟為父母者。一心視之。誰謂他人子而傷厥考心乎。惟為父母者。形式上雖云一體。而內實存偏愛之心。遂使彼之兄弟。亦隔膜相視。親在猶屬一家。親亡則分胡越矣。復宗之舉。所由來也。夫以物情如此。以人情又如此。觀乎此。而同化之道。思過半矣。今夫同化者。合同而化。如水乳交融之義也。臺灣自割讓以來。海外窮民。既為清廷所不子。為臺民者。引領而望。欲同化於戰勝國之人。亦情之真摯也。乃或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遂阻其同化之機。或謂文化未開。為日尚淺。遂遲其同化之策。多方阻撓。此板垣伯爵所以有先見之明。而反受攻詰之端也。顧往者不諫。而來者可追。今則方針一轉。大施同化政策矣。通婚以融其血液。共學以和其感情。固亦根本上之促進也。而究之通婚幾人。稀微若朝露。共學限制。寥落如晨星。實惠未普。徒費精神。況乎有識者鑒於潮流之趨勢。知同化之不可不急講。而無識者破壞之。且本國之人。民又從而推波助瀾之。致使同化之精神。徒存形式。嗚呼。難矣。必也上下一致。以實心舉實事。殫其精於同化之力。一其神於同化之點。而毋徒以形式籠絡焉。則同化之途。可翹足而待也。不然。雖百同仁會。百向陽會。何濟於事哉。

中間引喻取譬。巧妙環生。而前後亦洗發精透。曲盡無遺。

陳錫如拜讀

引喻確當議論縱橫勸化老生可謂善於勸化矣 翰堂拜讀

促進同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論

基隆李石鯨

有小同。有大同。有一國之同。有天下之同。有美化。有惡化。有和漢之化。有歐美之化。嗚呼。居今日而論同化。非具有世界眼光。古今學識者。必涉於偏見。而貽井蛙之譏矣。地不問東西。人不論文野。各有其風土習慣之不同。由其風土習慣之不同。而精神與形式互異。此自然之公例。不易之定例也。天不能使黃人變白哲。地不能使熱帶變寒涼。人豈能外風土習慣。而以短日月。改造其精神。變易其形式。使之急遽同化者乎。吾未之見也。即有之。亦偽非誠。且未必果為天下大同。不易之美化。又胡庸區區一隅之小同。一時之暫化者哉。然則居今日而論同化。必須順應世界之潮流。起視寰球。折衷至當。然後人心悅服。可大可久。風同道一。推行無礙。寓精神於形式。以漸進為主義。方不至挾持人心。矯角殺牛。不然。形式雖同。而精神終不可奪。與其苟同。毋寧互異之。尤愈乎。是以論同化者。不特在精神不在形式。而促進之者。尤宜循大同之軌道。勿拘泥於一隅一時之小同。方不愧廿紀大通之文明民族。為精神上之大同。勿為形式上之小同。則庶乎無害於同也。顧吾臺今日各處同風會。促進同化之方針。皆在形式。而不在精神。嗚呼。謬矣。試舉一例。新曆大同也。正朔也。實行新曆。精神上之同化也。年糕桃符舊慣也。門松草索。新例也。皆物質

形式也。同不同無害於義也。今不責實行內容改曆之有無。而必強人門松草索。與年糕挑符。較其俗孰美惡。姑勿論之。均為度歲也。若移年糕挑符於新曆。同行正朔。精神既同。物質雖異。何害乎。今乃區區於外之物質。而不問其內之精神實行與否。軀壳同化。服和服。著木履。居板屋。食生魚者。皆維新文明。而舊衣冠。舊家屋之人。皆迂拘蠻野乎。嗚呼。謬矣。

高視濶步。顧盼自雄。非拘泥者所能望其項背。

陳錫如拜讀

宜循大同。勿拘小同。更進一層立論。尤見匠心。

翰堂拜讀

表彰節孝宜重社會公認論

鹿港陳材洋

慨自德教凌夷。風俗漸替。非特敗名喪節之行。多為社會之十目所視。即逆倫不孝者流。更為社會之十手所指。蓋社會於是是非非。自有月旦評之公論也。故凡有節可彰。孝可表。必須表而彰之。俾失節不孝者。咸有所觀感。而改過自新。庶可以挽頽風而敦厚俗焉。然猶恐晚近來。勢利中於人心。表彰善行。未必及於貧寒。滄海遺珠。將有指不勝屈者。此社會公認所以不可不重也。重其公認。維何。試論其大要如左。一市鎮街庄役場保甲。宜委任以採訪。大凡堅持己志之節。無間人言之孝。雖其人往風微。亦豈能無遺傳諸父老。故必採訪周章。果其名實相副。或抑潛德於生前。亦可發幽光於身後。或備嘗辛苦於既往。

亦可享褒賜於將來。是重社會之公認。即重其採訪周至。乃以達表彰之周全也。二在末門白屋。宜相續以一律。蓋凡節操凜於冰霜。孝行稱於宗族。無論富貴家得榮華。衰即貧賤家亦免抱向隅。推精誠以贊揚。泯貧富於無迹。是重社會之公認。即重其一律相待。乃以見表彰無遺漏也。顧或曰。社會實繁有徒。當表彰盛典。申報節孝。或阿其所好。或去其所惡。若彼也。舉其節孝。此則吹毛求疵。衆說紛紛。莫衷一是。何以得其公認乎。曰。是又不然。蓋好善惡惡。人之同情。衆之所好所惡。孔子嘗示其必察。彼挾私而妄作好惡。一經調查。不難水落石出。此所謂磨不磷。涅不緇也。如彰郡節孝祠之設。由來久矣。凡受表彰。得入祠享祀。皆其生前之節孝可欽。即當時之社會所公認。事蹟顯然。載之舊時縣誌。歷歷可稽。烏得以盛典為故事奉行。而俾之為無足討論。

以制藝之名手作論說之巨觀。詞源滾滾。筆陣縱橫。令人百讀不厭。竹修拜讀。
精神圓結。光彩絢爛。絕無一俗氣。犯其筆端。景初拜讀。

表彰節孝宜重社會公認論

臺中義表

古來節孝之善行。非得社會公選而認定之。朝廷旌表而顯榮之。則宇宙間之倫紀。將安賴以維持耶。然論者謂社會人類孔多。縱有節孝。何由得其公認。而豈知屬學生之節操。難乎人之所難。自足震社會之耳目。修終身之孝行。能乎人之所不能。自得博社會之聲。

稱。故社會公認其節。公認其孝。申詳官憲。不特表彰其人之幽德。且有以增光其里閭。不特表彰其人之令望。且有以光榮其宗族。凡宗族里閭。有目見耳聞者。應知節為一生之苦行。不可不勵於冰清。孝為百行之本原。不可不盡於日用。夫而後風教敦而倫紀飭矣。此表彰節孝所以必社會之公認也。獨怪拘執偏私者。勢利是依。非表彰膏粱文繡之家。則表彰鐘鼎榮華之戶。彼其心之所存。是重富貴。而輕貧賤。幾若節孝都從富貴中來。獨不思侃母之守節撫孤。其貧至剪髮延賓。大舜之至孝事親。其賤在耕田供職。今乃玩忽於貧賤家風。是表彰節孝而不重社會公認也。且不解彼所表彰者何。以僅在大地方家。未聞及山陬海澨。是其見之所及。重親近而輕疏遠。直以節孝惟在親近可信也。獨不思節孝根於至性至情。何地蔑有。若能明理明義。盡人能為。而乃疏畧如此。是表彰節孝。不尊重社會公認也。夫社會公認者。不論其富貴貧賤。遠近親疏。第以節孝既可法可傳。必效古人之鄉舉里選。論秀書升。必依鄰里之衆口一辭。循名核實。則褒以一字之節。一字之孝。儼榮於華袞。反是則獨行獨斷。雖有潛德幽光。何堪流芳千古。表率羣倫乎。是所望於權操風化者。毋以社會公認為可輕視也。

議論風生。恰合會社公認之本旨。反敲旁擊。使文境曲折而不板直。洵傑作也。竹修

拜讀

思清而健其剴切敷陳言皆有物尤非能手不辦 景初拜讀

表彰節孝宜重社會公認論

彰化翹楚

臺島海外孤懸。夙傳海濱鄒魯。其節孝之榮受表彰。自南自北。以迄中部。前清以來。指不勝屈。攷之各府縣廳志。事跡昭然。歷歷揭載。今雖人往風微。而各地之節孝祠。節孝坊。尚有遺跡未泯。第迴溯當日表彰之盛。凡得邀節孝榮顯者。皆當時社會所週知。而為社會所公認。故地方人士。與有採訪責任者。詳之有司。轉請恩賜褒嘉。而揚國家之盛典焉。乃自滄桑一變。時異勢殊。風尚所趨。幾成江河日下。敗名失節者。時有所聞。忤逆不孝者。層見疊出。當新政措施。仍欲以表彰節孝之事。挽風教之衰頹。而特以辦理表彰之事。苦心孤詣。措置多方。猶未滿一般社會之人意。宜乎感慨係之者。一念表彰節孝。而論其重社會公認也。夫公認既出於社會。將重其言不虛誣乎。抑重其人可信用乎。其或進言於社會。謂某也節可法。某也孝可傳。宜何如表之。宜何如彰之。聽其言而觀其行。在鄉人亦皆好之。似乎其言不虛誣矣。然安知其言之依於勢利。即鄉人亦趨炎附勢。而隨聲附和乎。故社會中賴有不以言舉人者。能於鄉人之善者好之。以循名核實。而折衷於衆說紛紜。俾鄉人悟其是是非非之實焉。又或証人於社會。謂如彼之節尚可疑。如此之孝難盡信。究其人而察其言。在鄉人竟皆惡之。似乎其人難信用矣。然安知其人之性或戇直。而鄉

人因惡訐為直。而共相鼓釁。歟。故社會中自有不以人廢言者。能於鄉人之不善者惡之。以準情酌理。而分晰於庸衆耳目。俾鄉人知其唯唯諾諾之故也。此以見重公認於社會。即社會原有慎重之公認焉。况苦節至孝。大抵出於艱難困苦中。最易動人聽聞。令人悲憫。或夫亡子幼。堅守而終之義。或家貧親老。能竭奉養之忱。其節操凜冰霜。如碧玉之無瑕。其孝行感天地。有至誠無偽。豈以表彰之事。可以魚目混珠。硤硤亂玉乎。所以清節坊。孝子錄。千古來不少流芳世宙。薦馨俎豆。其表彰之光榮。皆以有關風化者。匪淺鮮也。如彰郡有節孝祠之設。前時表彰節孝。採訪周詳。凡題主入祀。必紳士互相結保證明。即重社會公認之意也。今因市區都合上而遷築。一經當道許可。一般社會贊襄。踴躍樂輸。經之營之。不日成之。皆公認節孝之有關風化。而今而後。表彰節孝。仍重社會公認。則風化之幸也。夫誰曰不宜。

議論縱橫語多可採 竹修拜讀

新學說利害論

基隆一峯

凡物有兩不可相無。遇之而反相尅者。有兩不可相有。值之而反相資者。不可不察也。陰陽二氣至合也。偏重則搏擊而成聲。水火二物至爭也。既濟則相需而為用。東西二文至隔也。融會之。可為他山之助。故善學者。因其所同。而造其所獨。因其所不同。而會其所用。

調和於兩者之間。以為世用。然後見學問之大。無所不容也。新學說之為用大矣哉。雖不敢必其盡利而無弊。究亦不至為害而無利。何以新舊之間。兩不相洽耶。殆必有說焉。歐亞異俗。黃白異種。新舊異途。則學說自不能不異其趣。以成其兩間之獨特也。然物有本末之別。學者不於大者著力。乃於末處著眼。遂使相資者反為相擊矣。新舊之間。遂不可相有矣。入於新者則迂視乎舊。入於舊者竟邪視乎新。吾以為皆非也。新者苟可助我。所不及。雖盡學其學。何害。如不中於用。雖棄之可也。何必爭。然厭故喜新。人情通病。彼得新學說之一知半解。遂儼然自許為文明。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俯視舊學。皆蠅聲矣。甚而假之。以為射利之計。遂致新學說。但見其害。而無一利焉。是誰之咎與。夫學說所以助啟發。養身心。廣格物者也。豈為驕人之地。眩世之具乎。噫。此所以有文明中毒之謬也。蓋自平等自由之說入。而禮教之閑閑矣。男女平權之說見。而夫綱之常亂矣。天父之教行。而人倫二本矣。舉古聖賢防微杜漸。爭於尺寸之間者。一朝盡破壞之。以為同食息於天地間。一切平等。嗚呼。世道人心。於此尚可問乎。而醉心歐化。不悟也。由是觀之。學舊學不成。不失於忠厚。學新學不成。不至於悖亂者。鮮矣。蓋彼但見可喜之學。而不見可驚可欽可異可歎之學。誤為新學。不過如是矣。而不知害人害己。正在如是也。豈不可慨哉。魯人有學柳下惠者。以其不可。而學其可。聖人稱為善學。吾以學新學者。速宜由此用工。夫則天地

之大無一物而不為吾用焉。豈特融化西學已哉。

不左袒舊學不總斥新學以曲筆出之更覺鋒利無敵 筑客拜讀

晚近人情不但厭平淡而喜新奇且尤喜最不經能出人意意外激刺頭腦之說蓋至是而東亞古聖賢日用倫常之道將歸天演淘汰之列如中國現所唱涉陋文字即為趨向西學之先聲長此以往不至盡棄所學而學不止矣吾恐漢文學之消滅即為漢民族淪亡之漸也不然使文字尚存倫理尚在則精神自不磨滅雖亡國如宋明猶得重見五族合併之期豈非陳腐無用古糟粕之力乎 寄民附評

本時勢以立言利害自見何必爭奇鬪巧乃為傑作 景初拜讀

新學說利害論

基隆李石鯨

日月經天。江河緯地。雖千態萬狀。古今遞變。而循環往復。長在兩間。原無所謂新舊焉。學說亦然。夫以四千餘年之東洋舊文化為主觀。則晚近歐美初發明之學說。自然為新。若以道觀之。則乾坤萬古。宇宙間光怪陸離之現象。新奇誕異之學說。無時不有。而其始皆原本於人心。投合乎世運。不過思想發揮畧有先後純剝而已。自百世後回思。只在剎那間。自有能折衷淘汰之者。顧安得為今日強為之分析利害乎。雖然登崑崙而俛視。則衆山皆培塿。以東洋舊學大中至正不偏不易之經義衡新學。則西洋晚近發明之學說不

過舊學之一端。任推陳出新。總不能出其範圍。而其間有舊學所唾棄不為者。新學一一拾襲而措行。人心好奇。遂有勝藍寒水之觀。見異思遷。舊學日亡。究其實。終不如舊學之完美穩健。即以今次之歐戰觀之。殺人之多。亘古未聞。其罪不能不歸咎於新學說。燎原野火。不戢自焚。其害不能為諱者矣。惟取長棄短。與舊學混合調劑變通利用之。則東西兩文明相得益彰。新學亦時不可廢。若盡棄舊觀。數典忘祖。則其害何可勝言。嗟乎。東洋文化之美點。高出地球。惜乏提倡獨立之精神。迄今學士文豪著書立說。猶從西曆紀年。稱廿世紀。佛番英洋散見書牘。地球文化。幾被統一。宣賓奪主。可謂寒心。若不知有黃帝孔子為東洋文化。初始折衷之偉人者。在顧安得不醉心歐化。趨之若鶩。違論其為利為害乎。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非我夫子萬仞宮牆。不足以當新學潮流之汜濫。東洋文化獨立。則新學之害自消。願有心世道者為大局計。速為提倡奮袂起也。

擡高身分使孔子之道如日月江河。非餘子所得而望塵者。快人快語。筑客拜讀。

以舊學之完美穩健。棄置不顧。乃紀年猶從西曆。讀之令人感慨。景初拜讀。

新學說利害論

基隆試新

玉非不貴也。砒砒亂之。則市玉者疑焉。珠非不珍也。魚目混之。則購珠者惑焉。是以玉貴真而珠怕膺。今之所謂新學者亦然。夫指軀壳文明為新學。則新學害矣。而不知新學自

有其真。初非物質上一端貌襲文明者。足以盡新學之長也。夫真自由足以解束縛。林肯以之開放黑奴。真平等足以破專制。法人以之推倒拿翁。自由平等之精神。歐美人視為第二生命。苟非奴隸根性。孰不願自由平等。新學何嘗不利哉。然而誤解之者。則以侵越為自由。以僭妄為平等。公妻共產。自由害之也。無父無君。平等害之也。今之侈談新學。醉心歐化者。皆硃硃魚目之類。豈新學之不足尚哉。失其真耳。足未履嵩嶽者。不可以言山。身未涉江海者。不可以言水。目未覩經傳者。不可以言學。今之以物質文明為新學者。皆未嘗學問。不知新學之作用。故但見其害而不知其利。此新學之所以見疑於世而不能竟其功用也。故欲論新學之利害。當先辨其真偽。真則利。假則害。非新學之皆無利而有害也。

如秦鏡高懸。真偽畢現。論自由平等之真理。可為今之誤解者。作當頭棒。 筑客拜讀

新學說利害論

基隆陳庭瑞

天有日新之道。人有喜新之性。日月有常軌。周而復始。寒暑有常度。往而復來。盈虧消長。萬古一轍。此天道之所以日新也。夸父不忍以今日之新吾。作他日之故吾。欲日常駐。竟追日而死。此厭故喜新之過激也。日月出矣。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正道彰矣。雜說縱橫。其於學也。不亦偏乎。然厭故喜新。人之通性。追日且可為。况於學說。何事不可從。

哉。禹域百家之說。新之於前。希訥七子之論。新之於後。危言謹論。示異標新。適足以投合於世人嗜新之性。此所以正道常微。雜說常盛。時至廿紀。科學崛起。學說更新。他山之石。雖可攻錯。然涉於過激。則不免為第二夸父矣。夫蔬食者味之淡也。百歲可以養生。芻豢者味之美也。有時或能腐腸。脫專制為民主。此棄蔬食而芻豢也。俄支行之於前。獨逸繼之於後。而俄竟分為三。支裂為二。獨猶不振。此過食芻豢。懼胃氣滿積之病。不罷脂肪。嚼菜根。腸且腐矣。墨氏兼愛。孟子辟其無父。楊氏為我。周召分陝。雖或政可共和。而父子天親。豈可論列平等。夫五色所以章目也。過覽則亂目。五音所以說耳也。過聽則亂耳。五味所以適口也。過食則傷胃。新學說所以養知也。過激則傷智。產既可共。貧富無階。失却君子小人交相養之道。亂之本也。天下常亂。物質雖精。發明雖巧。適足以醞釀亂機。助長強權。藉非物質之進步。驚天動地之歐戰。不足以發揮其曠古未有之能力。此西人思想之過激也。華府弭兵之舉。其亦知悔為夸父。厭食芻豢而思蔬食之淡味乎。抑新學說者。本乎物質。雖於利用厚生。多所資藉。然末節也。先王明治之源。常重根本。輕末節。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輒近屢聞西人搜索漢籍。舊本以去。隱然為新學說將來革命之一徵。蓋物極必變。人窮反本。安保將來不見歐金亞鐵共爐而冶。東西思潮合流而注。化物質為精神。棄芻豢而蔬食。舉五洲共崇淡食之風。驅歐美齊就常軌之道乎。如果目迷

五色耳亂五音。終喜極端過激之說。行削足就履之學。不盡驅全球十五億餘萬人。陷夸父之故轍。不可得也。嗚呼。此新學說利害。其有不可掩者矣。

人情喜新至理名言 筑客拜讀

以喜新之過激斷其為害詞正義嚴見解獨別 景初拜讀

名利異同說

基隆陳庭瑞

有有名必利。有利必名者。又有有名無利。有利無名者。側觀之。名利兩途。正觀之。名利一。致。此名利異同之梗概也。時無今古。地無東西。熙熙攘攘。營營汲汲。誰能逃出名利之範圍。試觀太公屠釣也。文王載以後車。竟為齊祖。百里飯牛也。穆公授以國政。則為上卿。是因名而致利者。弦高以牛犒秦師而存鄭。列國賞其忠。馮驩焚券為孟嘗市義。薛人感其德。是以利而釣名者。此同也。原憲長墮。黔婁終窶。其人品節操。至今猶稱。是名不足以召利者。莊躑掠奪於南荆。盜跖恣利於東陵。諸侯畏之。民人恐之。斯時天下之子女玉帛。猶其外府。而遺臭萬年。是利不足以完名者。此異也。若乃鮑焦抱木。申狄沉淵。豫讓吞炭。要離焚妻。是名重於利也。虞公利晉寶而國破。蘇子迷富貴而身裂。鄧通之擅銅山。郭況之誇金穴。身死無聞。行同市儈。是名輕於利也。所謂烈士殉名。匹夫懷璧。名利不可兩全者。此也。嗟乎。悠悠斯世。逐逐人情。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名利

又安能長保哉。况有利未必無害。有名未必有德。世事混淆。名利污濁。有德者羞之。許由逃於箕山。伯夷餓於首陽。魯連之入海。虞卿之捐印。其所以掉頭而不顧者。以此也。然而高風千古。民到於今稱之。利孰大焉。此名利一致也。且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和隨之璧也。時暗而文章者。日月之明也。故虞舜盡力於畎畝。夏禹胼胝於江漢。周公吐握。孔聖周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義為利。民施到今。有如日月不可而逾。此為名利一致之最大者也。顧自生存競爭之說興。人重實利。俗氛銅臭。廉恥名節。早已蕩然矣。然而義務克盡。權利可致。忽而州評。忽而府議。忽而表彰。忽而褒獎。鄙夫可濟。賢哲之功。斗筲可定。烈士之業。此又名利之可以由異而入同也。噫。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籠絡黃白。範圍五洲。似同而異。由異而同。得之者開口。失之者咨嗟。名利之為用。可謂大矣。人之未能遁世高謝者。又安可忽此哉。

起處渾籠大意開門見山。中間繁徵博引。逐段分疎。將名利之異同說得淋漓痛快。頗合此題作法。入後舉頭天外。感慨蒼茫。而題分又一絲不走。故佳。尤養齋拜讀。將異同二字說得如許精切。自非泛論者可比。一結感慨尤深。景初拜讀。

名利異同說

臺南王則修

今夫名利之驅人甚矣哉。或早夜以求名。或朝夕以求利。同一求也。而立心異焉。蓋求名

則不顧利。而一意行之。所爭在百年之後。求利則不顧名。而私心攬之。所爭在一己之間。爭百年者。其心正大而光明。爭一己者。其心偏私而曖昧。此心術之所由分。即人品之所由判。而從旁擬議者。亦有不得分別於其間也。吾嘗即其說而思之。何謂名。凡沒世而人稱之。是也。何謂利。凡肥己而人惡之。是也。夫人之難鳴而起。孳孳為善者。非為名乎。抑人之難鳴而起。孳孳為不善者。非為利乎。為名為利。其始在一念之差。其繼在善不善之界。而其後遂判為聖為狂之分。其同也耶。其異也耶。獨是即其同而論之。不特名與名同。即名與利亦無不同。以彼瘁一心思。役一耳目。汲汲而為之。惟恐名不我附。利不我屬也。由是寤寐難安。寢食俱廢。久之而名遂矣。而利至矣。利至而名亦至。名遂而利亦遂。蓋名未有不和。利未有不和。鄧通鑄盡銅山。利也。而名遍天下矣。石崇豪華一世。名也。而利蓋晉代矣。此異而同者也。若即其異而論之。不特名與利異。即名與名亦異。利與利亦無不異。有君子之名。有小人之名。名同。而君子小人分焉。有義中之利。有義外之利。利同。而義利別焉。是以名有美。亦有惡。惡名不得與美名相比。利有正。亦有暴。暴利不得與正利相衡。况乎名與利相反。利與名相違。伯夷所以自成為伯夷。盜跖所以自成為盜跖也。此同而異者也。嗟乎。世之爭名逐利者。何紛紛也。思功名之未得。則脂韋容悅以求之。思利祿之未來。則洪忍依阿以取之。極半生之心力。幾憔悴於名利之兩途。而究之名得者。不

知費幾多之資財。利獲者。不知被幾人之唾罵。古人謂名利不能兩全。誠哉是言也。當此末流之世。名疆利鎖。最易竊糜吾人之手足。沉汨吾人之靈性。吾亦何從而辯其為異。辯其為同哉。吾亦安得不辯其為異。辯其為同哉。用是妄言妄說。以告天下後世者。

氣勢堂皇。筆情條暢。而闡發異同處。條分縷晰。無格格不吐之談。允推作手。養齋拜讀。

單刀直入。雙管齊下。有拔山拱鼎之雄。景初拜讀。

名利異同說

基隆劉文達

天壤間可以震耀俗人之耳目。而為人所同欲者。名與利也。分而言之。名利不並立。重名者不顧利。重利者不顧名。合而觀之。名利可兩全。利有時因名而得。名亦嘗因利而成也。何則。齊景公有馬千駟。誇耀於一時而已。沒世無德可稱。伯夷叔齊採薇而食。其人卓立千古。民到於今稱之。此則名利不並立之異也。利因名而得者。若蘇季子之相六國。嫂羨其祿位而畏多金。朱買臣之守會稽。妻見其富貴而悔覆水也。名因利以成者。若陶朱之散財濟眾。而名益彰。卜式之輸財助邊。而名以著也。此則名利相因而同也。堯舜禹湯。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不以名利為珍異。而處之泰然。巢許隨光。嘯卧林泉。遁跡名山之。其視名利如浮雲。而置之不顧。古聖賢之處名利。雖窮通之勢不同。而其視名利之心。

則一也。吾人誠能循名核實。見利思義。淡然於名利之中。不以名利動其心。則名至實歸。利合乎義。又豈有異同之別也哉。

握定題要。刪繁就簡。故著墨無多。而題之能事已盡。入後高視濶步。作警醒語。尤具一片婆心。養齋拜讀。

名利異同說

臺南韓承烈

今天下競爭名利矣。抑知名利兩途之有異同乎。請徵之於古昔。商紂暴虐。充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利非不多也。而百姓怨望。身死國亡。為天下笑者。何也。聚利而敗名也。武王大賚。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利非不輕也。而天下悅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何也。散利以成名也。由此觀之。名利之界分矣。是故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為富不仁。為仁不富。此名利之辨也。若夫為善則流芳百世。為惡則遺臭萬年。同名也。而有善不善之異焉。賢者見得思義。愚者貪得忘義。同利也。而有義不義之異焉。虛士盜名。貪夫盜財。名利雖不同。而為盜則同也。名高身危。賄聚身亡。名利雖異。而害身則不異也。古之君子。知名利之弊。審名利之機。故務實而求名。從義而求利。卒致立德立名。利人利己。不求名而名不朽。不求利而利普及者。是皆不陷夫名利之中。方能得夫名利之實也。願世人勿競爭於名利焉。則得矣。

按步就班不支不蔓而或同或異亦能搜剔分明豁人心目

養齋拜讀

名利異同說

基隆劉文達

且自世有重利之小人孜孜為利不顧其名而名利遂判為兩途若君子則淡然於名利之中不加喜戚於心而處之則一也小人之喻於利也不重名而重利且詭計百出欺世盜名若王莽之吐哺假周公之聖為掩耳偷鈴之計以取西漢之天下而圖無窮之利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且以文王自比假仁義之名以傾漢室為子孫圖萬世之利欲取其利而盜其名其利愈大而名愈壞遂覺名利為兩途不可同日而語也君子則循名以核實見利而思義淡然視之不以名利紛其心泰然處之不以名利移其志如其道則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受之而不疑苟非其道雖莫大之名利視之如浮雲之無有即至銷聲匿跡不能顯達於天下亦有所不辭其處名利之心則同也况名利未嘗迫人人奚由以名利動其心當如君子淡然於心而處之泰然則名利之異同自明矣

以君子小人闡名利之異同意明詞達行筆亦如行雲流水毫無滯機

養齋拜讀

名利異同說

臺南王則修

自來利之所在名每隨之名之所在利亦赴之名與利分而二合而一者也乃世之泥說

名利者。謂名利無兩全之理。顧名則失利。顧利則壞名。此非無所見而云然。然亦知利之中亦有名。名之中亦有利。因利以沽名。因名以求利。古之人不然。今之人比比皆是。吾烏知夫今異於古所云耶。夫古者見利義思。臨財無苟得。是以富貴不處。貧賤不去。以成君子之名也。名者實之賓。實至者名自歸。是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而不敢汲汲以求利也。昔齊景公有馬千駟。利非不多也。而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利亦何有也。而民到於今稱之。是名自名。不參以利。利自利。不混以名。同者不得強以為異。異者亦安得強以為同也。世之盛也。人皆爭名。世之衰也。人皆爭利。爭名在千秋以後。爭利在一世之間。天下名利之交。劃然判若兩物。此古今之所同認。曠百世而無異詞者也。乃自異學出。而其說一變。謂名即利。利即名。名自利來。利自名得。石崇之擅名於晉。鄧通之擅利於漢。陶朱之成名於齊。季氏之專利於魯。是皆有名有利。有利有名。兩相因亦兩相需也。同也。特是有不同者。君子循名。小人循利。循名則作德。心逸日休。循利則作偽。心勞日拙。彼夫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非舜之徒乎。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非蹠之徒乎。舜蹠之分。在乎利與善之間。即在乎利與名之間而已矣。此其所以異也。然欲辯名利之說者。謂之同可也。謂之異亦無不可也。

處處注重異同相題有識而闡發處亦眉目分明機神流暢 養齋拜讀

惡評為直說

清水王則修

今夫含宏者。天地之量也。光大者。聖人之心也。惟君子本天地之量。以為量。即本聖人之心。以為心。是故達而在上。同寅協恭。不相傾與相軋。即窮而在下。和衷共濟。絕相詰以相攻。直其心者。直其事。直其事者。直其躬。如此當世。欽其直。而直遂為古今之所共仰。若今之直者。異是。無直道之心。無直躬之行。而徒矯人之過。以炫己之直。人有善也。不知聞而揚之。人有惡也。不知隱而諱之。且不特不知隱諱。而又從而攻之。攻之不已。又直詰其隱。使之醜情畢露。莫逃於十目十手之嚴。如是以為直。是徵亦可為智。不遜亦可為勇也。直云乎哉。吾觀古之君子。立心不苟。立志無偏。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交友也。忠告而善道。即至世故周旋。與人接物之際。亦惟以忠厚待人。不為小人之奸險。雖善善惡惡。君子亦具有深心。然毀譽悉本直道之公。被君子所譽者。因感君子之恩。即被君子所毀者。亦拜君子之賜。何者。善愈進於善。不善亦轉改而為善也。此君子之直也。此君子之直。而不敢自以為直也。乃天下之自以為直者。吾則聞之矣。平居無事。專伺人之隱慝。以竊取一世之榮名。謂吾素性本直。不解善藏人過。假使幽獨隱微之地。人不知而我知之。我知之而不表暴於人。人將謂我為親故者諱矣。抑使陰險狠毒之人。世不聞而我聞之。我聞之而不著明於世。世將讓我為悅己者容矣。由是術愈工。而心愈詐。論愈烈。

而情愈非。受之者固無可如何。聞之者亦深以為戒。噫。斯人也。欲畀之豺虎。而豺虎不食。欲投之有北。而有北亦不受矣。而况於人乎。况於君子乎。夫君子非謂惡之不可疾也。亦非謂疾惡者遂不可為直也。第以彼人者既非古之所謂愚。有甚於今之所謂詐。天下愚者情猶可原。詐者心何可恕。是以我夫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齊威王烹阿大夫於譽言之後。亦謂以偽亂真者。其罪更浮於不直也。嗚呼。直道自在人心。毀譽何加毫末。狡詐難容天壤。聖賢豈為依阿。自假直言。毀人長短。悠悠斯世。其何能容此奸宄也。世之評者尚其翻然返。而毋見絕於君子之前。斯可矣。

凌空而興歸岫而止。本程朱之旨。趣運班宋之詞。華寫得題神。題理面面俱到。確是本

島當代大家 子文拜讀

直評對較妙。能將評者之心術一一傳出。令彼無地藏奸通體。氣沛詞充。瀾翻波捲。確

非時下墨所能彷彿 翰堂拜讀

惡評為直說

清水楊肇嘉

今夫直躬而行者。君子之立身也。直道事人者。君子之接物也。君子不為邪曲之行。而凡人之有邪曲者。斷難逃於君子之前。何則。假伺察以為智。既非和平處世之宜。善攻評以為能。又失忠厚待人之旨。事不論隱微。言不顧名節。而皆以索隱求之。古來隱惡揚善之

謂何。何乃竊慕直名而反沒其實也。有心人於此。蓋深惡而痛絕之矣。吾觀古之所謂直者。似愚又似愿。愚則撲誠不為陰險。愿則謹厚不事刻深。吾誰毀毀出於公。吾誰譽譽出於正。直道自在人心。不求直而直聲滿天下。是以窮而在下。閭里羣稱為直士。達而在上。朝廷亦目為直臣。衆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百僚之師師。不如匪躬之蹇蹇。如此之直。乃真直也。如此之直。乃非許也。是國人之所欽式。國君之所倚重。而君子之所尊奉也。何惡之有。所可惡者。彼本校譎之人。心非嚴正。品不端方。而又加以苛察為心。沽名為念。一事有未善。人方補過之不暇。而彼偏表暴之。使之無地自容。一行有未純。人且掩飾之無方。而彼偏揭出之。使之終身有玷。此其狠毒為何如。奸險為何如。求之三代上。不容有此人。求之三代下。亦不容有此人也。許莫許於此矣。尚得謂之直乎。然吾想許者之意。謂吾秉性骨鯁。未曉虛與委曲。護人之非。立心剛方。不敢從事依阿。文人之過。審其語言。觀其意氣。直欲要譽於鄉黨朋友。固儼然以直自居也者。君子不惡其許。而惡其冒乎直之名也。不惡其冒乎直之名。而惡其轉以沒乎直之真也。嗚呼。當此世路險巇。人心不古。三代之直道。渺矣難追。乃天下之至不直者。亦得竊附乎直之列。遂使其直如矢者。反謂為無用之別名。昔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愿。恐其亂德也。彼以許為直者。不猶之莠之利口之鄭聲。

之紫之鄉愿乎。以偽亂真。古今同一感慨也。誰謂君子而可欺乎哉。誰謂君子者而不為君子所拒絕乎哉。世之貌為直而實非直者。蓋鑿諸

細玩通篇段落。似乎無跡。又似乎有痕。一氣呵成。自首至尾。以直起。以訐終。其間筆陣縱橫。繪神活躍。允推傑作。子文拜讀。

惡訐為直說

新豐郡安順欽明

步驟井然不紊。題旨透澈無遺。此本雞養到時也。

翰堂拜讀

慨自直道之風渺。而慕直之美名者。遂竊乎直之似。以淆乎直之真。何也。人有一事恐人知。而彼偏表暴之。人有一行恐人見。而彼偏指摘之。攻其隱而詰其心。摘其私而發其伏。察察然自謂吾直言無諱。未敢沒三代直道之公。而究之術詐者心不端。已大傷忠厚待人之意。君子於此。蓋疾之甚而絕之深也。夫所謂直者。毀譽悉本大公。好惡不隨衆見。其處己也必誠必信。其接物也無黨無偏。其於世之美醜也。隱其惡而揚其善。是故以道自持者。謂之直道。立身以正者。謂之直躬。撲誠無欺者。謂之質直。不避艱險者。謂之慤直。若夫忠告善道。是直友也。犯顏諫諍。是直臣也。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不求直而直在其中也。昔有史鮒。既死猶以尸諫。亦有柳下。不聞枉道事人。彼二人者。是皆邦之司直。而有道如矢。無道亦如矢也。此古之直也。若今之所謂直者。詐而已矣。彼其引人之過。以沽己之名。

摘人之疵以邀己之譽。鄉黨無識者鮮不為所愚。而羣以直目之。不知其心已虧。其術多狡。不見不聞之地。人縱盡知而不言。彼則獨言無不盡。至微至隱之私。人雖有心而未發。彼則發伏以為心。不求一己之直道而行。而惟專伺人之隱惡。以表著於大庭廣眾之間。甚而好談閨閫事。謬為激濁揚清。喜說是非端。詐稱嚴氣正性。獨不思己竊直名。而使人自容無地者。抑或吾人所不取也。狡哉此人。謫哉此人也。嗟乎。世衰道微。巧詐日出。或藉新聞以詈世。或假揭帖以傷人。或匿名於紙虎。或隱託於詩歌。種種機心。難以枚舉。然要皆訐類也。陽為光明正直。而實險陰奸邪。貌為疾惡如讐。而實借刀報怨。偽君子。真小人。天下之最不直者。莫此人若也。噫。斯人也。其亦幸而生於三代後。不見絕於君子之世也。其亦不幸而生於三代後。不見正於有道之前也。世無其人。吾方為斯世幸。世有其人。吾且為斯世憂也。能勿惡哉。能勿惡哉。

論直之義引史魚柳下惠為證猶是尋常諸作特其局勢整齊筆花煥發自當出人頭地
子文拜讀

議論風生詞筆犀利而題神題旨亦寫得面面俱到的是作家
翰堂拜讀

惡評為直說

臺南韓承烈

嗚呼。吾不解世之直者何少也。吾又不解世之為直者何多也。吾今而知世之為直者皆

冒直之貌。失直之誠。盜直之名。喪直之實。自以為直而人莫知其非直。人莫知其非直而人反稱其為直。故天下之似直非直者日多。斯天下之真直者日少也。噫。是許也。非直也。是非直之直也。是害直為直也。是與直相似。與直相蒙。與直相違。與直相奪。而為害不可勝道也。物有邪正。使許者自邪。直者自正。邪不亂正。亦無害夫直也。而許者不然。存心則許。出言則直。許之亂直。猶莠之亂苗。紫之亂朱也。故由直辨許。許難明。由許辨直。直難見。此相似之為害也。情有誠偽。使直者為誠。許者為偽。偽不掩誠。亦無害夫直也。而許者不然。內則藏奸。外則偽直。許之蔽直。猶許之蔽忠。利之蔽義也。故以許辨直。直轉淆。以直辨許。許轉隱。此相蒙之為害也。理有公私。直者秉公。許者徇私。陽與為依。陰與為敵。冒許為直。禍猶小。誘直為許者。禍更大也。此相違之為害也。意有真假。直者率真。許者巧假。顯張其幟。隱據其權。以許混直者。術猶淺。以許排直者。術更深也。此相奪之為害也。故許行於朝廷。而上忘其奸。許行於鄉里。而下受其愚。將無往而不為直之害也。其惡之也。固宜。許直之分。只在一間。作者於相似相蒙相違相奪。逐段疏明。是善能劃清題界。繪畫題義者。子文拜讀。

首段單刀直入。剖明直許之分。入後分揭許之與直相似相蒙相違相奪。而有害乎直。迫出惡字。雖著墨無多。而神理俱完。煞是可採。翰堂拜讀。

惡許為直說

新化欽炎

嗚呼。直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忠厚者被以無用之別名。狡譎者反居直言之不諱。豈知隱惡揚善。聖人所欽。吹毛求疵。君子不取。况乎發其伏而摘其私。闡其幽而攻其隱。以刻覈為能事。以苛察為名高。沾沾然自謂三代直道之行。可再見於我躬也。然而君子蓋深惡之矣。何惡乎爾。惡其心術之不正也。惡其品行之不端也。天下未有心不正。品不端。而可以為直者。吾觀史書所載。方策所陳。柳下惠直道事人。史魚其直如矢。汲黯為戇直臣。管寧為正直友。周昌期期。鄧艾艾艾。雖口訥而秉性之骨鯁自見。他若不疑陪金。揚震辭金。史不言直。而直在其中。之若人者。君子固是則是。傲而奉為如金如式者也。不然。攻人之過。以沽己之名。不特直者有所不為。抑亦君子有所不許也。何也。蓋許也。蓋許而非直也。獨是世之奸者。吾知之矣。其或慕直之美名。謂古人疾惡如仇。見無禮於其君者。尚為鷹鷂之逐。况彼暗室欺心。陰為不善。百倍無禮於其君。不發表之。彼或遂其非。何如攻詰之。彼得改其過。吾自直道待人。而人之我惡。我不敢知也。抑或效許之故智。謂君子愛人以德。如彼讒人者。且為豺虎之投。矧彼陰圖不軌。暗裏虧心。甚於讒人之罔極。不為詰奸。果孰嚴於指視。惟務為闡惡。庶如見其肺肝。吾自直躬而行。而人之惡聽之。人不惡亦聽之。而我何與焉。噫。斯人也。斯言也。聽其言似甚善。而原其心則甚許也。夫天下之許者。

其術最巧。其心最奸。奸巧並而機智出焉。邪曲生焉。機智出則善竊正直之榮名。邪曲生則大失剛直之面目。宇宙間之以偽亂真。外君子而內小人者。孰非此許者之所為乎。且推此許之所至。是非亦可顛倒。毀譽悉非大公。反不若無是無非。無毀無譽者。猶不失為古之愚也。當此直道無存。人心奸險。博一己之嘉名。破衆人之名譽。其罪更浮於不直者萬萬矣。可勿惡哉。可勿惡哉。

中段直揭許者心理。可當一照妖鏡。而行文落落大方。引史條條不紊。頗有可觀。子文拜讀。

文意刻覈。詞筆流麗。許者之心術。如燃犀照怪。纖細畢呈。翰堂拜讀。

男女學生風紀宜肅服裝宜正論

清水王則修

人生所最不可忽者。其在為學生時乎。今日為學生。安知他日不為師保。是故風教不可不遵也。衣服不可不稱也。不遵風教。何以異於常人。不稱衣服。何以別於遊女。昧學生之行為。失學生之體統。相習成風。流為侈靡。其污蔑學規者。患猶淺。其流毒社會者。患更深也。此始基所宜端也。夫古者男女。莫不有學。男則出就外傅。女則入奉母師。男則教以詩書六藝之文。女則教以德工言容之節。男女異學。風何其厚。服無不衷也。今則文明大啟。男女共學一堂矣。相親相近之中。易生狎褻。習見習聞之地。最足傳情。然苟為學生者。無論

男女而皆實心學問。雖地處同堂。實如天河遙隔。而絳帳傳經。鴻溝劃界矣。各守法規。共相砥礪。將見男循鄒魯之風。禮儀維謹。女師葛藟之化。締綌為容。風化之轉移。衣裳之復古。安在不於男女學生。雙肩重任也。乃竊有聞焉者。先生之約束綦嚴。而學生之防檢偶潰。間或一紙通情。效紅葉題詩故事。深恐尺帛誤投。醜情畢露。密以澣衣所作寄書郵者。然後利用星期出遊之日。以相授受。如斯風紀。善乎否耶。若夫之服。亦為風紀所關。風紀善。則荆布可為釵裙。風紀不善。則羅綺尚嫌粗劣。况又有章身異服。假扮西裝。而究之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此等服裝。宜乎不宜乎。由前之說。得之傳聞。由後之說。寓諸目見。然吾竊意男女學生。均為新進。有為人物。萬耳萬目。萃於一身。盛德盛業。責於一己。禮門義路。出入是由。何至有傷風化。衣服之際。亦有常度。何至競炫奇裝。顧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當此歐風感染之秋。時裝競尚之日。異想思潮。推波助浪。奇形怪狀。層見疊聞。老者難與圖存。壯者亦漸就餒。正賴此黌門秀士。閨閣才媛。篤志詩書。力圖進取。他日學成。為社會樹厥風裁。於衣冠作其領袖。上以挽頹風。下以正服色。方不愧為學界之青年。女中之翹楚。萬不可蕩檢踰閑。為士林所不齒。亦不可嬌裝妖冶。倣妓女之儀容。廉恥道存。而服制美備。則吾臺淳龐雅化。太撲遺風。庶賴以維持乎。吾為男女學生勉。吾且為男女學生望矣。作雙扇題。最忌平鋪直敘。索然無味。是篇獨能雙管齊下一氣呵成。平中有側。側中有

平且議論卓越詞旨圓湛洵為僅見之作 潛拜讀

雙管齊下墨花璀璨議論亦正大光明有裨於學生不少洵傑作也

翰堂拜讀

男女學生風紀宜肅服裝宜正論

海外逸老

慨自世風日下。競尚浮華。鄭衛之風熾。葛藟之化微。風俗之壞。中乎人心。流為侈靡。固不獨男女學生然也。然而男女學生。為後起之英。閨中之秀。立志不可不端。章身不可不整。苟不知檢束。而敗俗傷風。不戒奢華。而盛裝妖艷。則在校而不能修身養德。即出校而必為冶容誨淫。流弊之極。胡可勝言也。有心人於此。蓋隱然憂矣。吾思古來之世。男子入學。循循規矩。女子就傅。楚楚衣裳。好風範者。此學生也。正衣冠者。亦此學生也。夫安有不紀不律之風。矜奇炫異之服哉。乃自歐亞文明輸入而後。男女唱導自由。不修邊幅。道德棄若弁髦。而風教不可問矣。衣服競傳西制。而裝束務新奇矣。誦終風之句。謔浪笑傲。歌綠衣之章。顛倒衣裳。誠有耳不忍聞。目不忍覩。而感此者。先自學生始。噫。可畏也。亦可憂也。顧或謂學生有先生之教導。舍監之管束。不比放蕩少年。胡為任意。亦不比桑濮遊女。靡曼為容。而一舉一動。盡在先生監察之中。一衣一裳。悉本學校制裁之度。風紀何虞。其不肅服裝何患。其不正者。曰先生能監察於教授時間。不能監察於時間以外。舍監能管束於越規外出。不能管束於應出之時。子不見星期暇日。逐隊來遊。尋花問柳。非男學生也耶。衣

服麗都。招遙過市者。非女學生也耶。古者男女不親授受。荆布共仰賢聲。今以所為若此。所衣若此。其風紀。其服裝。善乎否耶。然則今欲肅而清之。矯而正之。必也其在男女學生之自勉自勵乎。夫欲為宇宙之完人。則必風裁自峻。而讀書之外。無紛心。欲為古今之賢女。則必象服是宜。而被體之間。皆儉樸。不為亂裳犯紀。以貽世道之憂。而惟幽雅淡裝。以作閨帷之範。他日者學成名立。而以受教於人者。轉而教人。將見為人師表。為學校一洗陋風。作之女師。為黌宮端此壹德。循循然君子儒。閑閑焉大家範。雖不可盡為男女學生期。要無不可為男女學生望也。當此民風澆薄之秋。服制異古之日。為男女學生者。尚其凜然自守。毋與采蘭贈芍之思。淡素是將。勿致維鷄在梁之誚也哉。

起就學生擡高為兩宜字蓄勢中間反正相生以先生舍監監察管束容有未及又求所以肅正之道為男女學生期許誠有功世道之文也 潛拜讀

旁敲側擊步步看重學生處處勸導學生裨益風教良非淺鮮文字之佳尤屬餘事

翰堂拜讀

男女學生風紀宜肅服裝宜正論

新豐吳陰培

治莫先於教。教莫先於養蒙。古者庠序並設。所以栽培後學。今者學校林立。亦所以維持休風。是故一校之規。男生與女生並重。一經之訓。體育兼德育齊修。其望重。其品高。則其

操行章身。當有高人一等者也。雖然。習之不端。俗斯陋矣。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嘗見有學生嘈雜。男女紛投。或嬉談一室之內。或放浪形骸之外。雖繩之以校。則不知也。諭之以修身。不顧也。對家庭。則喜言自由。視父母。而宛然仇敵。男女徵逐。習於匪僻。至服裝。則取時新。違計衾影之羞慚。然男裝之修飾。害猶淺也。女裝之修飾。則其害更深矣。柳眉挑臉。鳴蟬髻。而墜馬鬢。衣裳必大翻花樣。其一種之嬌媚。幾令人莫辨其為女生。為娼妓者。豈非人心風俗之大可懼乎。夫彼蒼之生我何為。斯世斯民。默寄仔肩於吾黨。今日之雪案螢燈。即他年之鄉材國器。故學生男女。不宜妄自菲薄。端表行以敦雅化。正衣服以坐春風。九卒業而為鄉閭孝悌仁讓之矜式。禮樂衣冠之模範。是所望於學生者。豈淺鮮哉。所期以男女者。有獨殷焉。且也。凡人肄業校庭。非不束身圭璧。謂此身無可瑕疵。然一染紛華。遂頓忘其素守。而風紀由是墜矣。服裝自此偏矣。即所學亦付諸流水。始為社會所不齒。繼為同人所攻擊。終至退學。流為邪僻。而不可挽回。諸青年男女。其亦知所鑒戒乎。夫以今日之男女平等。執經而同立。春風之中。受業而共沾時雨之化。為男生者。當思凌駕乎女生。為女生者。當不遜於男生。爾雅溫文。循規蹈矩。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將來成就德器。其有益於社會人羣。容可量乎。予日望之。

側重風紀立論仍不失其為平已極盡此題之能事而又推其不肅正之所由來與其

弊之所終極真足令人悚然末乃以男生凌駕女生女生不遜男生勉之尤見文法嚴密
潛拜讀

詞筆暢茂條達議論方正謹嚴足為風紀不肅服裝不整者下一砭鍼
翰堂拜讀

老少提攜說

王則修擬作

天下事同謀則濟相軋則傾家國然社會然即人羣之老少亦莫不然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此伊尹所以自任也先進為野人後進為君子此孔子所以不從也古來聖賢用心為家國計安危為社會圖樂利為人羣謀進化要惟相親相善絕不敢以老少分畛域焉其提攜為獨至矣而非所論於今之老少夫今之老少何以異於古哉蓋以古者道德禮樂文章一貫相承學無歧視是以老成人羣奉為典型後生輩謹遵其步履少者常望提攜於老老者無俟提攜於少今則科學大興學術一變矣英英後起盡是掀天揭地奇才滾滾思潮無非旋乾轉坤異想其才誠大其志可嘉而其議論風生實有隘九州而卑五嶽之概而老者或以一笑付之或以冷眼加之又或鄙夷及之其尤者且暗中以樹之敵由是而彼此各懷疑忌情意未能交孚一如國家之分政黨噫此誠一大遺憾也庸詎知鹿得草而成羣鳥因食而飛聚物性且然可以人而不如物向使不相提攜而互相攻擊則老者後顧無人誰與相助為理少者前程遠大孰與指點迷津嗟鷓蚌之相持遂漁

人之得利。可勝浩歎哉。試觀歷代以來。爭權樹黨。卒至兩敗俱傷者。何可勝數。漢之黨錮。唐之鉤引。宋之文字獄。是皆不相提攜。遂至流禍慘毒。聞之足為寒心。且老者未必盡暮。氣頹唐。少者未必盡剛。復不遜。必謂老盡無用。何以太公大老。克佐武王。必謂少皆無成。何以陸遜書生。能勝先主。若彭鏗之八百為柱史。甘羅之十二作公相。是又極古今之老者。少者所罕有。可知賢不肖。亦視乎其人之才不才。未可以老少一概論也。顧或謂老者畏事。少者喜事。然畏事未必無事。喜事未必濟事。兩相失。則宜兩相提攜也。又或謂老者知進退。少者識時務。然知進退者為英雄。識時務者為俊傑。兩相得。尤宜兩相提攜也。提之哉。如父子之相親。攜之哉。如兄弟之相愛。以老者之舊學識。援以少者之新學識。可與觀世界之潮流。以少者之新文明。衷以老者之舊文明。可與參古今之得失。不相猜以招忌。自相附而益彰。故有時窮而在下。老少同羣。此為恭而後為敬。即有時達而在上。老少共事。前者挽而後者推。惻惻然。怡怡然。學問之相資。知識之交換。事業之相成。斯家國因老少而扶持。社會因老少而團結。人羣因老少而造就。休休乎和親康樂之風也。豈非吾臺之幸事哉。企予望之。

老少提攜說

彰化張淑子

物有大有小。有優有劣。理固然也。然無小何能至於大。至於大。而竟不知其為小。是忘本

也。優者初莫不從劣者而起。至於優反視劣者如雞蟲。是位高而忘卑也。此大小優劣所由不能相融。而反相壓迫焉。譬如物然。獨風不雨。則百蟲發生。貽害於禾稼。單雨不風。則萬物腐敗。難暢其生機。故天地以五風十雨。調和萬類之元氣。而物之老者少者。皆得遂其生矣。又如戰然。戰爭之衝突。倘有將而無兵。誰與搃旗而殺敵。有兵而無將。孰為先導而指揮。故帝王命將遣兵。以壯國家之威武。而將與兵同甘苦。兵亦與將共患難矣。觀於風雨之相濟。兵將之相成。而老少提攜之義。不益明哉。方今青年有志之士。飽文明之學。理可以活動於歐風亞雨之間。此之謂新學者也。至若老師宿儒。精孔孟之學。探道德之源。恒欲以仁義之良藥。醫功利之熱狂。此之謂舊學者也。嗚呼。當此生存競爭之時代。設無功利。則烹經煮史。莫可充飢。不有道德。恐餓虎飢鷹。終難免禍。然則新舊學。雖有老少之異。而彼此提攜。斷不容有老少之分也。法天地時行物生之機。體帝王老安少懷之念。由是而老者能以舊學之所有。援助少者之所無。即少者能以新學之所通。援助老者舊學之所塞。兩相成。即兩相益。兩相益。即兩相安。是提攜之功。非淺鮮也。以此而方之兵將。協力同心。何戰不克。比之風雨。氣調機順。何物不成。哉。鄙見如是。錄之以供有識者叱焉。

躁釋矜平。自是文人吐屬。故取為一軍之冠。則修拜讀。

平情立論。最足令人心服。筆致亦簡潔明淨。

翰堂拜讀。

老少提攜說

馬興陳材洋

際此地方自治之風潮。到處澎湃。凡地方選任人才。不無新舊參半。新者多翩翩年少。舊者多皤皤黃髮。而要各有品望資格。自治才能。然若不兩相提攜。何由見治績之蒸蒸日上乎。乃自爭權奪利之風熾。非特老者之紛紛倖致。遂忘其提攜於少。即少者亦役役營求。而忘其提攜於老。是豈丈夫不可一日無權歟。抑使孔方兄足使智昏於利歟。胡乃相疑相忌。而不能相提相攜也。噫。我知之矣。夫當此權利競爭時代。在少者稍吸文明空氣。自詡為頭腦明晰。眼中既無餘子。意中安有老成。欲說以老之相提攜。彼必輕而視之曰。此老夫耄矣。無能為也。且彼老之不厭不倦。何不思耄期倦勤。古帝嘗以位相讓。乃竟老馬戀棧。不敢自放羈縻。昔孔聖有云。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彼老得毋類是。而妬利之心。勝遂或忘其奴隸我。此亦安足以觀天地之大乎。噫。斯言也。亦未免蔑視老者矣。而在老者挾年齡以相長。事事獨行獨斷。豈知愚者千慮必有一得。矧彼英英後輩。既推為新進人物。安在不可相助為理。乃何以說及少之相提攜。而老者一則曰黃口小兒。亦何能與人事。再則曰無知小子。未便與之同謀。且彼挾技驕人。恃才傲物。高冠大履。自佔地位。自高學識。是烏足與言仁義也。噫。斯語也。亦未免藐茲少者矣。獨不思提攜之所關匪小。提攜之成效甚大。目今世界各國。或協商。或同盟。或密約。即兩相提攜之說也。兩相提攜。則事

成不相提攜則事敗不觀求仕立朝乎不得當權之言重九鼎難邀厚祿高官不觀江湖落魄乎偶得力者之薦一辭宛若鷓鴣得所今以提攜地方之事苟皆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則凡振興公益諸務悉泯私利之心如老者力有不足得藉少以扶持少者智有未周得藉老以指導和衷共濟同謀而成是地方諸公益自治之增進前途未可測量也吾為老少期吾且為老少許矣是為說

筆意開張波瀾壯濶中二段語語從老少心坎中流出而爭權奪利一語尤為切中時弊則修拜讀

老少心事妙能曲曲傳出末段提攜寫得倍關切要自是佳作

老少提攜說

斗六林一鹿

孰謂老而無能少而無知者又孰謂老皆可恃少皆有為者乎疇昔康頤年過古稀猶可制暴秦使不敢輕視閭弱之趙陸遜年纔弱冠乃能勝強劉而得以存續累卵之吳他若梁灝策對大廷龍頭屬老劉宴位居正字也稱神童反是若原壤老而不死難免叩膺之羞趙括少而無才終致喪師之禍古來老者少者均有才不才賢不肖者也雖然老少若不同心協力事亦無可大成武王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審斯言也雖不明言老少而不啻為相提攜者示之的也

彼夫周之姜尚。雖老成練達。懷抱通天之才。倘無周召諸公。協力輔佐。何能滅紂以王周。吳之周瑜。雖年少氣銳。堪稱用兵之能。設無程魯等輩。甘心悅服。胡得破魏而興吳。從可知輔佐興王。端賴和衷共濟。況同居一國一鄉之老少。而可無相提攜之心乎。近今支那。南北對峙。東西割據。羣雄爭勝。戰禍頻仍。國家垂危於累卵之下。生民塗炭於水火之中。蓋因新舊不合。老少不和。互樹朋黨。假公行私。有以使之然也。嗟乎。不和之為患也大矣。顧我本島。刻下現狀。舊人物當權。新思潮澎湃。老者誇功。少者恃才。新舊黨派。互相嫉視。不能相容。輿情紛紛。莫衷一是。若此。其可不鑑於古今興廢之道。成敗之由。乃尚執迷不悟者乎。而今而後。各自猛省。勿論老少。推心相就。互相援引。取彼之長。以補我之所短。以我之能。而匡彼之不逮。庶老少同心。而事無不濟矣。

援古證今。取材宏富。不拘拘於題面。而題神題理。面面俱到。則修拜讀。

老者少者。均有才不才之別。知乎則毋相輕視。可以互相提攜。和衷共濟。中間歷引古人。以為證據。深得要領。可謂不負斯題。翰堂拜讀。

老少提攜說

新竹吳蔭培

統宇宙總總。林林之衆。而若者為老。若者為少。既生斯長斯。自應盡厥親親之誼。互相提攜。似無煩吾人贅及。試觀古者之善提攜也。彌衡當弱冠之年。得孔融器重其才。邁年竟

成忘年之契。程普以高齡自居。因周瑜折節下士。相妬反資相得之歡。假令當日此四人者。老少各不相孚。吾知正平難得慶登庸。而公瑾亦難成偉業矣。是提攜之功。不綦重哉。今者世風愈下。爭權者有人。爭利者有人。老少之間。恒如秦越人之視肥瘠。漠不相關。甚至有下井而投石者。原其弊。在老者自以為束身圭璧。彼青年界浪浪昏昏。足以淆惑吾人之視聽。渾亂社會之步趨。退避且不及。遑問提攜。而少者亦復目空一切。謂文明日進。吾輩正英年有為。彼老朽無能。僅執孔孟之舊制。語言俱覺不合時。面目亦見其可厭。無論不肯與為伍也。即為伍而提攜之。終覺徒勞而無功。噫。此二說者。是老少之情既同。冰炭吾恐不提攜。而老少鮮所觀感者。患猶淺。不提攜而社會鮮所進益者。患更深也。夫彼蒼之生我何為。斯世斯民。默寄仔肩於吾黨。亦何忍自相尋仇。而不相親相勵乎。詩云。他山可以攻錯。易占麗澤。足以相資。况在老少。宜如何之親切。詩書能愈愚。提攜之可增益。其智識禮義足涵養。提攜之可範圍其性情。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猷。經曰。昔我仲尼。尚師項橐。是老者固不可忽。而少者亦安可輕也。敬告老成。暨諸後進。各奮發其公德之心。而相為提攜也可。

言明且清氣疏以達老少誠有如是曷勿翻然思返 則修拜讀

立論切當詞旨流利 翰堂拜讀



國家圖書館



004120077

